智取生辰綱

少年兒童出版社







智取生辰綱

施耐菴原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書號：古 0005　28 開本　81 千字　定價 5,500 元

智取生辰綱（高）

原著者　施　耐　菴
裝幀者　馬　如　瑾
編選兼出版者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195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1—401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



托塔天王晁蓋



智多星吳用



赤髮鬼劉唐



青 面 獸 楊 志

編者的話

親愛的少年讀者同志：這本書的故事，是從水滸中摘取出來的。書中的難懂字句，我們做了一些註釋；你們看起來可能方便些。

這本書的內容：敍述一個封建時代的官員（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爲了送給他的岳父（宰相蔡京）的生日禮，花了十萬貫錢財，買了金珠寶貝，派一個武官楊志押着挑夫送到東京去。當時有兩個好漢聽到這個消息，認爲這是不義之財，把它奪來，也無妨礙。便約了五個同伴，共同商量，想出用智取的方法，把蒙汗藥放在酒裏，在半路上把押送的人蒙倒，把這批財寶搶了過來。以後官廳派出大兵追捕，他們也想出方法，把官兵打敗。後來，這些好漢，一起上了梁山泊。

這本書故事開頭的地方，是從寫押送生辰綱的武官楊志寫起的。楊志的祖上原是做官的，他自己也做過殿司制使官，因去太湖搬運花石綱送到京城去，不幸在黃河裏遭風打翻了船，不能回京交差，逃往別處避難。後來大赦了，他才回東京去想恢復官職，不想在路上又遇到梁山泊的好漢林冲，和他打了一場，直到梁山泊寨主王倫出來，請他到山上去才罷手。楊志在梁山泊住了一

夜，衆人留他不住，第二天就下山趕路。這下面，就是本書的開頭了。

我們讀了這本書，可以想起這樣一個問題：一個官員送生日禮，一送就送了十萬貫，這都是從老百姓頭上搜刮來的，他們從老百姓頭上搜刮了多少錢去啊？我們這樣一想，就知道好漢們把這一批不義的財寶刼走，倒完全是正義的行爲了。同時，我們從這故事中，也看到一些原來在官廳裏做事的人們，也同情這批好漢的行動；他們通消息，放走了被官兵追捕的好漢；可知在他們心中，是非也是很分明的。這就使我們更加知道這些封建官僚的罪惡了。

這一回搶刼生日禮物的事，在《水滸》中，叫做「智取生辰綱」。什麽叫生辰綱呢？過去人們在過生日時要送禮，因爲禮物多了，要用大批人馬來運送，所以叫做生辰綱。什麽叫智取呢？智取就是靠聰明機智，想出方法來，將財寶拿走的意思。我們看了這個故事，看見這裏面有一個農村知識分子教書先生，怎樣運用他的智慧，說動了一些人，組織了一些人，終於把這批不義之財取了過來。這種聰明機智，也就是老百姓所喜愛的聰明機智啊！

這裏面的故事比較複雜，頭緒也比較紛繁；但是，通過作者的敍述，却很淸楚。特別是每一個人的個性、行動，他們的說話的聲口，各各不同，都像眞有這個人一樣，也都使我們敬愛。可知我們的作者，熟悉這些反抗封建統治的

英雄。也同樣喜愛這些英雄。

在文字上，智取生辰綱這一段，是寫得很美麗的。你看那個押解的武官那麽細心，却也落入了好漢們的圈套。這裏面的心理、情景，都是寫得非常細緻，非常曲折。我們看到緊張的地方，心裏也同樣緊張，看到完成了這件大事，劫走了這十一擔禮物，心裏也覺得和他們一樣的輕鬆，一樣的痛快。特別是以後官兵追來，他們在梁山泊邊上，打了一個漂亮的水戰，這一段文字的描寫，非常生動有趣。好像是一首詩，又像是一幕戲似的。這樣美麗的文字，就使我們知道，我們的古典文學作品，內容是非常豐富的，我們的文學遺產，是非常寶貴的。

這裏面值得我們學習的很多，讀了這本書，我們可以懂得封建社會、封建官僚的罪惡；懂得什麽是正義，什麽是非正義；我們會學得怎樣分清是非，分清敵我；我們也會學得怎樣去欣賞並且學習我們古典文學的優越的成就，……

自然，我們提出這些，如果你們還有不够了解的地方，也同樣可以向你們的老師和你們的輔導員請教的。

一

只說楊志出了大路，尋個莊家挑了擔子，發付小嘍囉〔註一〕自回山寨〔註二〕。楊志取路，不數日，來到東京〔註三〕；入得城來，尋個客店，安歇下，莊客交還擔兒，與了些銀兩，自回去了。楊志到店中放下行李，解下腰刀、朴刀〔註四〕，叫店小二〔註五〕將〔註六〕些碎銀子買些酒肉喫了。過數日，央〔註七〕人來樞密院〔註八〕打點〔註九〕，理會本等的勾當〔註十〕，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買上告下〔註十一〕，再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役〔註十二〕。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纔得申文書〔註十三〕，引去見殿帥高太尉〔註十四〕。來到廳前，那高俅把從前歷事文書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個制使去運花石綱〔註十五〕，九個回到京師交納了，偏你這廝〔註十六〕把花石綱失陷了！又不來首告〔註十七〕，倒又在逃，許多時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當〔註十八〕，雖然赦宥〔註十九〕，所犯罪名，難以委用〔註二十〕！」把文書一筆都批倒了〔註二十一〕，將楊志趕出殿帥府來。

楊志悶悶不已，回到客店中，思量：「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爲洒家清白姓字〔註二十二〕，不肯將父母遺體來點汚了，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註二十三〕上一鎗一

刀，博個封妻蔭子〔註二十四〕，也與祖宗爭口氣；不想又喫這一閃！高太尉！你忒毒害〔註二十五〕。恁地〔註二十六〕刻薄！」心中煩惱了一回。在客店裏又住幾日，盤纏〔註二十七〕都使盡了。楊志尋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從來跟着洒家；如今事急無措〔註二十八〕，只得拿去街上貨賣，得千百貫〔註二十九〕錢鈔，好做盤纏，投往他處安身。」當日將了寶刀，插了草標兒〔註三十〕，上市去賣。走到馬行街內，立了兩個時辰，並無一個人問。將立到晌午時分，轉來到天漢州橋熱鬧處去賣。

楊志立未久，只見兩邊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內去躲。楊志看時，只見都亂攛〔註三十一〕，口裏說道：「快躲了！大蟲〔註三十二〕來也！」楊志道：「好作怪，這等一片錦城池，却那得大蟲來？」當下立住脚看時，只見遠遠地黑凜凜一條大漢，喫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將來。楊志看那人時，原來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戶潑皮〔註三十三〕，叫做「沒毛大蟲」牛二，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鬧〔註三十四〕，連爲幾頭官司〔註三十五〕，開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滿城人見那廝〔註三十六〕來都躲了。

却說牛二搶到楊志面前，就手裏把那口寶刀扯將出來，問道：「漢子，你這刀要賣幾錢？」楊志道：「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牛二喝道：「甚

麽鳥刀！要賣許多錢！我三十文買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鳥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楊志道：「洒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鐵刀。這是寶刀。」牛二道：「怎地喚做寶刀？」楊志道：「第一件，砍銅剁鐵〔註三十七〕，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過；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你敢剁銅錢麽？」楊志道：「你便將來〔註三十八〕，剁與你看。」

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椒鋪〔註三十九〕裏討了二十文當三錢〔註四十〕，一垜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干上，叫楊志道：「漢子，你若剁得開時，我還你三千貫！」那時看的人雖然不敢近前，向遠遠地圍住了望。楊志道：「這個直得〔註四十一〕甚麽！」把衣袖捲起，拿刀在手，看得較準，只一刀把銅錢剁做兩半。衆人喝采。

牛二道：「喝甚麽鳥采！你且說第二件是甚麽？」楊志道：「吹毛得過；若把幾根頭髮，望刀口上只一吹，齊齊都斷。」牛二道：「我不信！」自把頭上拔下一把頭髮，遞與楊志，「你且吹與我看！」楊志左手接過頭髮，照着刀口上，盡氣力一吹，那頭髮都做兩段，紛紛飄下地來。衆人喝采。看的人越多了。

牛二又問：「第三件是甚麽？」楊志道：「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怎地殺人刀上沒血？」楊志道：「把人一刀砍了，並無血痕。只是個快。」

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來剁一個人我看。」楊志道：「禁城〔註四十二〕之中，如何敢殺人？你不信時，取一隻狗來殺與你看。」牛二道：「你說殺人，不曾說殺狗！」楊志道：「你不買便罷！只管纏人做甚麼？」牛二道：「你將來我看！」楊志道：「你只顧沒了當〔註四十三〕，洒家又不是你撩撥〔註四十四〕的！」牛二道：「你敢殺我！」楊志道：「和你往日無冤，昔日無讎。一物不成，兩物見在〔註四十五〕。沒來由殺你做甚麼？」

牛二緊揪〔註四十六〕住楊志，說道：「我偏要買你這口刀！」楊志道：「你要買，將錢來！」牛二道：「我沒錢！」楊志道：「你沒錢，揪住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這口刀！」楊志道：「我不與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剁我一刀！」楊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牛二爬將起來，鑽入楊志懷裏。楊志叫道：「街坊鄰舍都是證見！楊志無盤纏，自賣這口刀，這個潑皮強奪洒家的刀，又把俺打！」街坊人都怕這牛二，誰敢向前來勸。

牛二喝道：「你說我打你，便打殺，直甚麼！」口裏說，一面揮起右手，一拳打來。楊志霍地躲過，拿着刀搶入來；一時性起，望牛二顙〔註四十七〕根上搠〔註四十八〕個着，撲地倒了。楊志趕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連搠了兩刀，血流滿地，死在地上。



楊志道:「你只顧沒了當,酒家又不是你撩撥的!」

楊志叫道：「洒家殺死這個潑皮，怎肯連累你們？潑皮既已死了，你們都來同洒家去官府裏出首！」坊隅〔註四十九〕衆人慌忙攏來，隨同楊志徑投開封府出首。正値府尹〔註五十〕坐衙〔註五十一〕，楊志拿着刀，和地方鄰舍衆人都上廳來，一齊跪下，把刀放在面前。楊志告道：「小人原是殿司制使〔註五十二〕，爲因失陷花石綱，削去本身職役，無有盤纏，將這口刀在街貨賣，不期被個潑皮破落戶牛二强奪小人的刀，又用拳打小人，因此，一時性起，將那人殺死。衆鄰舍都是證見。」衆人亦替楊志告說分訴了一回。府尹道：「既是自行前來出首，免了這厮入門的款打〔註五十三〕。」且叫取一面長枷枷了，差兩員相官，帶了仵作行人〔註五十四〕，監押楊志並衆鄰舍一干人犯都來天漢州橋邊登場檢驗了，疊成文案。衆鄰舍都出了供狀保放，隨衙聽候當廳發落，將楊志於死囚牢裏監守。

牢裏衆多押牢禁子、節級〔註五十五〕，見說楊志殺死沒毛大蟲牛二，都可憐他是個好男子，不來問他取錢，又好生看覷〔註五十六〕他。天漢州橋下衆人爲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斂〔註五十七〕些盤纏，湊些銀兩來，與他送飯，上下又替他使用。推司〔註五十八〕也覷他是個有名的好漢，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沒苦主，把款狀都改得輕了。三推六問〔註五十九〕，却招做「一時鬥毆殺傷，誤傷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滿，當廳推司稟過府尹，將楊志帶出廳前，

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註六十〕，喚個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註六十一〕，迭配〔註六十二〕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那口寶刀沒官入庫。當廳押了文牒，差兩個防送公人〔註六十三〕，免不得是張龍、趙虎，把七斤半鐵葉盤頭護身枷〔註六十四〕釘了，分付兩個公人，便教監押上路。天漢州橋那幾個大戶科歛〔註六十五〕些銀兩錢物，等候楊志到來，請他兩個公人一同到酒店裏喫了些酒食，把出銀兩齎發〔註六十六〕兩位防送公人，說道：「念楊志是個好漢，與民除害；今去北京，路途中望乞二位上下照覷，好生看他一看。」張龍、趙虎道：「我兩個也知他是好漢，亦不必你衆位分付，但請放心。」楊志謝了衆人。其餘多的銀兩盡送與楊志做盤纏，衆人各自散了。

〔註一〕　嘍囉　唸做樓羅，是小強盜。
〔註二〕　山寨　寨音ㄓㄞ，唸做債。從前村莊外面圍的木柵欄，叫做寨。山寨是強盜住的地方。
〔註三〕　東京　地名。宋朝時候的東京，就是現在河南開封。
〔註四〕　朴刀　有長柄的大刀，叫朴刀。
〔註五〕　店小二　酒店、客店裏的茶房。
〔註六〕　將　就是拿的意思。
〔註七〕　央　中央的央，這裏的央，是請求的意思。
〔註八〕　樞密院　管全國國防方面的機關，這機關在宋朝時權力很大。
〔註九〕　打點　就是安排、想辦法。

〔註十〕 理會本等的勾當　就是辦理他本身該辦的公事。

〔註十一〕 買上告下　告，是求的意思；買上告下，就是向上級送錢，向下級求情的意思。

〔註十二〕 補殿司府制使職役　殿司府是官署的名稱，制使是官職的名稱，補是補這個缺，重新補上去的意思。這話就是補上殿司府制使這個差使。

〔註十三〕 申文書　文書是公文，下級機關把公文往上級送達，叫做申。

〔註十四〕 高太尉　太尉是武官名，職權甚大，相當於宰相。高太尉，就是姓高的太尉；他的名字單名叫做俅（唸做求）。

〔註十五〕 花石綱　結幫同行，搬運大宗貨物，叫做綱。宋朝有個皇帝，喜歡花和石，就把老百姓家裏的奇花異石拿來，結隊成幫，大批運到京城裏去，這叫花石綱。我們手裏這本書叫生辰綱，綱字也是同樣的意思。生辰綱就是運生日禮品的綱。

〔註十六〕 這廝　就是這傢伙，指人，是輕視的口氣。

〔註十七〕 首告　就是自首、出首，自己犯了罪自己去投案的意思。

〔註十八〕 勾當　這裏的勾當，是差使、職位的意思。

〔註十九〕 赦宥　赦音ㄕㄜ，唸做舍，饒恕有罪叫做赦；宥音ㄧㄡ，唸做又，也是寬恕的意思。

〔註二十〕 委用　就是委派任用。

〔註二十一〕 批倒了　就是批死了，再沒有話可挽回補救了。

〔註二十二〕 洒家　就是我家；洒家清白姓字：就是我家祖先沒有做壞事的人，姓名都是清清白白的。

〔註二十三〕 邊庭　也可寫作邊廷，是朝廷的邊疆，國家的邊疆的意思。

〔註二十四〕 封妻蔭子　封妻蔭子，就是一個人立了功，皇帝不但封贈他自己，而且也封贈到他的妻，他死了以後，兒子還可繼續得到一個官職。

〔註二十五〕 忒　音ㄊㄜ，過分、太的意思；忒毒害，就是太毒害，太惡毒厲害了的意思。

〔註二十六〕恁地　恁音ㄖㄣ，唸做任；恁地就是這樣。

〔註二十七〕盤纏　就是旅費，零用錢。

〔註二十八〕措　音ㄘㄨㄛ，唸做錯，辦的意思。事急無措，就是事情急迫了，沒有辦法。

〔註二十九〕貫　從前用有孔的錢，用繩子把錢穿在一起，一千錢叫做一貫。

〔註三十〕草標兒　用草做了一個標記，插在一件東西上面，表示這件東西要出賣的；這是從前的習俗。

〔註三十一〕攛　就是竄。逃的意思，逃去躲起來的意思。

〔註三十二〕大蟲　就是老虎。這裏是指一個兇惡的人。

〔註三十三〕潑皮　就是無賴、流氓。

〔註三十四〕撒潑、撞鬧　撒潑，就是要無賴；撞鬧，就是無事生事，撞別人，和別人打鬧。

〔註三十五〕連爲幾頭官司　就是一連吃了幾次官司。

〔註三十六〕那廝　就是那人，那個傢伙。

〔註三十七〕砍銅剁鐵　剁唸做朵，就是刀快，可以砍切銅鐵。

〔註三十八〕將來　就是拿來。

〔註三十九〕香椒鋪　椒音焦，是胡椒的椒；香椒鋪，就是賣香料、胡椒的店鋪。

〔註四十〕當三錢　從前錢，普通是一個當一個用的，但也有寫明一個當作三個用的，就叫做當三錢。二十文當三錢，就是二十個當三錢。

〔註四十一〕直得　就是值得。

〔註四十二〕禁城　從前皇帝住的地方，叫做禁城。

〔註四十三〕沒了當　就是糾纏得沒得個歇。

〔註四十四〕撩撥　就是玩弄。「酒家又不是你撩撥的」，就是「我又不是讓你開玩笑的，不是給你尋開心的」的意思。

〔註四十五〕　一物不成，兩物見在　這是當時的成語。一物，指買賣、交易；兩物，指銀錢、貨物。就是說交易（一物）不成，銀錢貨物（兩物）各自在手，毫無損失，兩不相干。

〔註四十六〕　揪　音ㄐㄧㄡ，就是扭。

〔註四十七〕　顙　音ㄙㄤ，唸做嗓，額頭叫做顙。

〔註四十八〕　搠　音ㄕㄨㄛ，唸做朔，刺的意思。

〔註四十九〕　坊隅　坊是街坊，隅是角落；坊隅衆人，就是街坊上和弄堂角落裏的人。

〔註五十〕　府尹　就是府的主官。

〔註五十一〕　坐衙　衙音ㄧㄚ，唸做牙；衙門，是官吏辦事的地方。坐衙就是坐大堂，辦公事。

〔註五十二〕　殿司制使　官職名，制使是皇帝所差使的人。

〔註五十三〕　款打　就是敲打。

〔註五十四〕　仵作行人　仵作，就是檢驗吏，檢驗死屍因何致死的小官。行人，是一行人、一班人的意思。

〔註五十五〕　押牢禁子、節級　押牢禁子是管監牢的人；節級，是宋時小官吏的名稱。

〔註五十六〕　看覷　覷唸做趣，也是看的意思；看覷他，就是照顧他的意思。

〔註五十七〕　斂　收集、湊合的意思。

〔註五十八〕　推司　官職名。辦理司法事件。

〔註五十九〕　三推六問　推問，是推求審問，即是審案子的意思。三推六問，就是說審理了好幾次案子。

〔註六十〕　脊杖　杖是從前的刑罰——五刑的一種，就是打板子；脊杖是用棍子在背脊上打的刑罰。

〔註六十一〕　「金印」　從前的刑罰——五刑之中，有一種叫做墨刑，在犯罪人的額頭刺了字，再塗上墨，永遠洗不去，表示犯了罪。犯罪人爲說得好聽一點，便把這額頭上的

字，說做「金印」。上文的文墨匠也就是這執行刺字的人。

〔註六十二〕迭配　配，是流刑，是充軍；迭是更迭。從這裏押解到那裏，再從那裏押解到那裏，這樣接連的充軍到遠地方去，叫做迭配。

〔註六十三〕公人　宋朝叫差人作公人，就是押解犯人的人。

〔註六十四〕枷　唸做加，是一種刑具，普通用木板做的，留着一個圓形，架在犯人的頸上。鐵葉盤頭護身枷，是一種枷的名稱。

〔註六十五〕科歛　就是分派捐款。

〔註六十六〕齎發　齎音ㄐ一，唸做基，送東西給別人的意思。齎發，就是打發。

二

話裏只說楊志同兩個公人來到原下的客店裏，算還了房錢，飯錢，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安排些酒食請了兩個公人，尋醫士贖〔註一〕了幾個棒瘡的膏藥貼了棒瘡，便同兩個公人上路。三個望北京進發，五里單牌，十里雙牌〔註二〕，逢州過縣，買些酒肉，不時間請張龍、趙虎喫。三個在路，夜宿旅館，曉行驛道〔註三〕，不數日，來到北京，入得城中，尋個客店安下。

原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最有權勢。那留守喚作梁中書，諱〔註四〕世傑；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當日是二月初九日，留守陞廳，兩個公人解楊志到留守司廳前，呈上開封府公文。梁中書看了。原在東京時也曾認得楊志。當下一見了，備問情由。楊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復職，使盡錢財，將寶刀貨賣，因而殺死牛二的實情，通前一一告禀了。梁中書聽得大喜，當廳就開了枷，留在廳前聽用，押了批迴與兩個公人自回東京，不在話下。

只說楊志自在梁中書府中早晚慇懃聽候使喚。梁中書見他勤謹，有心要擡舉他，欲要遷〔註五〕他做個軍中副牌〔註六〕，月支一分請受〔註七〕，只恐衆人不伏，

因此，傳下號令，教軍政司告示大小諸將人員來日都要出東郭門教場中去演武試藝。當晚，梁中書喚楊志到廳前。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做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不知你武藝如何？」楊志稟道：「小人應過武舉〔註八〕出身，曾做殿司府制使職役。這十八般武藝，自小習學。今日蒙恩相擡舉，如撥雲見日一般。楊志若得寸進，當効啣環背鞍〔註九〕之報。」梁中書大喜，賜與一副衣甲。當夜無事。

次日天曉，時當二月中旬，正值風和日煖。梁中書早飯已罷，帶領楊志上馬，前遮後擁，往東郭門來。到得教場中，大小軍卒並許多官員接見，就演武廳前下馬，到廳上正面撒着一把渾銀交椅〔註十〕坐上。左右兩邊齊臻臻〔註十一〕地排着兩行官員：指揮使、團練使、正制使、統領使、牙將、校尉、正牌軍、副牌軍〔註十二〕。前後周圍惡狠狠地列着百員將校。正將臺上立着兩個都監〔註十三〕：一個喚做「李天王」李成，一個喚做「聞大刀」聞達。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統領着許多軍馬，一齊都來朝着梁中書呼三聲喏〔註十四〕。却早將臺上豎起一面黃旗來。將臺兩邊，左右列着三五十對金鼓手，一齊發起擂來。品了三通畫角〔註十五〕，發了三通擂鼓，教場裏面誰敢高聲！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註十六〕來，前後五軍一齊整肅。將臺上把一面引軍紅旗麾動〔註十七〕，只見鼓聲響處，五百軍

列成兩陣，軍士各執器械在手。將臺上又把白旗招動，兩陣馬軍齊齊地都立在前面，各把馬勒住。

梁中書傳下命令，叫喚副牌軍周謹向前聽令。右陣裏周謹聽得呼喚，躍馬到廳前，跳下馬，插了鎗，暴雷也似聲個大喏。梁中書道：「着副牌軍施逞〔註十八〕本身武藝。」周謹得了將令，綽鎗上馬，在演武廳前，左盤右旋，右旋左盤，將手中鎗使了幾路。衆人喝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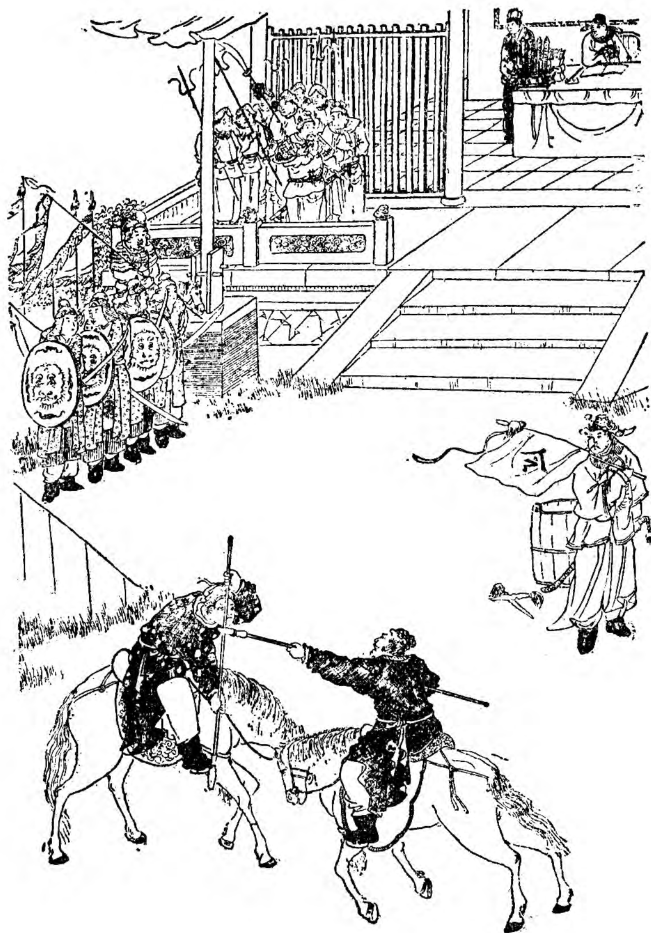
梁中書道：「叫東京對撥來的〔註十九〕軍健楊志。」楊志轉過廳前，唱個大喏。梁中書道：「楊志，我知你原是東京殿司府制使軍官，犯罪配來此間。即日盜賊猖狂，國家用人之際。你敢與周謹比試武藝高低？如若贏得，便遷你充其職役。」楊志道：「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違鈞旨〔註二十〕。」梁中書叫取一匹戰馬來，教甲仗庫〔註二十一〕隨行官吏應付軍器；教楊志披掛上馬，與周謹比試。楊志去廳後把夜來衣甲穿了；拴束罷，帶了頭盔〔註二十二〕、弓箭、腰刀，手拿長鎗，上馬從廳後跑將出來。梁中書看了道：「着楊志與周謹先比鎗。」周謹怒道：「這個賊配軍！敢來與我交鎗！」

當時周謹、楊志兩個勒馬在門旗下，正欲出戰交鋒。只見兵馬都監聞達喝道：「且住！」自上廳來稟復梁中書道：「復恩相：論這兩個比試武藝，雖然

未見本事高低，鎗刀本是無情之物，只宜殺賊勦寇。今日軍中自家比試，恐有傷損，輕則殘疾，重則致命。此乃於軍不利。可將兩根鎗去了鎗頭，各用氈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馬，都與皂衫〔註二十三〕穿着，但是鎗桿廝搠；如白點多者當輸。」梁中書道：「言之極當。」隨卽傳令下去。

兩個領了言語，向這演武廳後去了鎗尖，都用氈片包了，縛成骨朵〔註二十四〕，身上各換了皂衫；各用鎗去石灰桶裏蘸了石灰，再各上馬，出到陣前。那周謹躍馬挺鎗，直取楊志；這楊志也拍戰馬，撚〔註二十五〕手中鎗，來戰周謹。兩個在陣前，來來往往，番番復復；攪做一團，扭做一塊；鞍上人鬬人，坐下馬鬬馬。兩個鬬了四五十合，看周謹時，恰似打翻了荳腐的，斑斑點點約有三五十處；看楊志時，只有左肩胛下一點白。梁中書大喜，叫喚周謹上廳，看了跡道：「前官參你做個軍中副牌，量你這般武藝，如何南征北討？怎生做得正請受的副牌？教楊志替此人職役。」

管軍兵馬都監李成上廳稟復梁中書道：「周謹鎗法生疎，弓馬熟嫻〔註二十六〕；不爭〔註二十七〕把他來退了職事，恐怕慢了軍心。再教周謹與楊志比箭，如何？」梁中書道：「言之極當。」再傳下將令來，叫楊志與周謹比箭。兩個得了將令，都插了鎗，各關〔註二十八〕了弓箭。楊志就弓袋內取出那張弓來，扣得端正，擎



兩個在陣前，來來往往，番番復復，攪做一團，扭做一塊；……

了弓，跳上馬，跑到廳前，立在馬上，欠身〔註二十九〕稟復道：「恩相，弓箭發處，事不容情；恐有傷損，乞請鈞旨。」梁中書道：「武夫比試，何慮傷殘？但有本事，射死勿論。」楊志得令，回到陣前。李成傳下言語，叫兩個比箭好漢各關與一面遮箭牌防護身體。兩個各領了遮箭防牌，綰〔註三十〕在臂上。楊志說道：「你先射我三箭，後却還你三箭。」周謹聽了，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個透明。楊志終是個軍官出身，識破了他手段，全不把他爲事〔註三十一〕。

當時將臺上早把青旗麾動，楊志拍馬望南邊去。周謹縱馬趕來，將韁繩搭在馬鞍鞒〔註三十二〕上，左手拿着弓，右手搭上箭，拽得滿滿地，望楊志後心颼地一箭。楊志聽得背後弓弦響，霍地一閃，去鐙〔註三十三〕裏藏身，那枝箭早射個空。周謹見一箭射不着，却早慌了；再去壺〔註三十四〕中急取第二枝箭來，搭上了弓弦，覷的楊志較親，望後心再射一箭。楊志聽得第二枝箭來，却不去鐙裏藏身：那枝箭風也似來，楊志那時也取弓在手，用弓梢只一撥，那枝箭滴溜溜撥下草地裏去了。

周謹見第二枝箭又射不着，心裏越慌。楊志的馬早跑到教場盡頭；霍地把馬一兜，那馬便轉身望正廳上走回來。周謹也把馬只一勒，那馬也跑回，就勢裏趕將來。去那綠茸茸芳草地上，八個馬蹄，翻盞撒鈸〔註三十五〕相似，勃喇喇



楊志聽得弓弦響，就鞍上把那枝箭綽在手裏。

地風團兒也似般走。周謹再取第三枝箭搭在弓弦上，扣得滿滿地，儘平生氣力，眼睜睜地看着楊志後心窩上只一箭射將來。楊志聽得弓弦響，扭回身，就鞍上把那枝箭只一綽，綽在手裏，便縱馬入演武廳前，撇下周謹的箭。梁中書見了大喜，便下號令，却叫楊志也射周謹三箭。將臺上又把青旗麾動，周謹撇了弓箭，拿了防牌在手，拍馬望南而走。楊志在馬上把腰只一縱，略將脚一拍，那馬潑喇喇的便趕。楊志先把弓虛扯一扯。周謹在馬上聽得腦後弓弦響，扭轉身來，便把防牌來迎，却早接個空。周謹尋思道：「那廝只會使鎗，不會射箭。等他第二枝箭再虛詐時，我便喝住了他，便算我贏了。」周謹的馬早到教場南盡頭，那馬便轉望演武廳來。楊志的馬見周謹跑來，那馬也便回身。楊志早去壺中掣出一枝箭來，搭在弓弦上，心裏想道：「射中他後心窩，必至傷了他性命；和他又沒冤讎，洒家只射他不致命處便了。」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童；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說時遲，那時快；一箭正中周謹左肩。周謹措手不及，翻身落馬。那匹空馬直跑過演武廳背後去了。衆軍卒自去救那周謹去了。

〔註一〕 贖 音ㄕㄨ，唸做熟，這裏作買的意思。

〔註二〕 五里單牌，十里雙牌 從前的官路（就是驛道），每隔五里、十里，設有計算里數的牌

子，叫做里牌。這裏的五里單牌、十里雙牌，不能死看，只說明五里一程、十里一程，向前進的意思。

〔註三〕驛道　就是官大路。從前政府送公文，一站一站，都用快馬送，這就叫做驛。驛道是驛馬走的路，所以是官大路。

〔註四〕諱　音ㄏㄨㄟ，唸做晦，忌諱的諱。諱世傑，就是名叫世傑的意思；因爲這人闊氣，或者已經死了，不敢直叫他的名字，所以叫諱。

〔註五〕遷　調升

〔註六〕軍中副牌　軍隊裏的職銜。

〔註七〕請受　就是薪水、薪餉。

〔註八〕武舉　就是武舉人。應過武舉，就是參加過武舉人的考試。

〔註九〕啣環背鞍　日後重重報答的意思。啣環是口啣玉環相贈，背鞍是做馬來馱你。

〔註十〕渾銀交椅　渾銀，是沒有經過提鍊的銀；交椅，就是高背椅子。渾銀交椅，就是生銀的高背椅。

〔註十一〕齊臻臻　臻音ㄓㄣ，唸做眞。齊臻臻就是齊整整。

〔註十二〕指揮使、團練使、正制使、統領使、牙將、校尉、正牌軍、副牌軍　都是武官職的名稱。

〔註十三〕都監　官名。

〔註十四〕呼三聲喏　喏唸做惹；呼喏，也叫唱喏，就是報名、作揖、打招呼的意思。呼三聲喏，說明更加尊敬。

〔註十五〕畫角　古時軍樂樂器，吹起來嗚嗚嗚地，聲音很響亮。因爲外面畫了花紋，所以叫畫角。

〔註十六〕淨平旗　就是白旗，沒有花紋，沒有顏色的旗。下文的淨平白旗，是同樣意思。

〔註十七〕麾動　麾音ㄏㄨㄟ，唸做灰，指揮，搖動的意思。

〔註十八〕施逞　就是放出。

〔註十九〕對撥來的　就是剛調來的、剛押解來的意思。

〔註二十〕鈞旨　鈞是大的意思，客氣的用詞；鈞旨就是您的意旨。

〔註二十一〕甲仗庫　庫是倉庫，專門放置盔甲刀鎗等武器的地方，叫甲仗庫。

〔註二十二〕頭盔　打仗時戴在頭上的鐵帽叫做盔。

〔註二十三〕皂衫　黑顏色的衣裳。

〔註二十四〕骨朵　本是一種武器，後面有柄，前面有個大的圓頭，用以打人；這裏的縛成骨朵，是說縛成骨朵的樣子。

〔註二十五〕撚　音ㄋㄧㄢ，唸做碾，用手拿着。

〔註二十六〕熟嫻　嫻音ㄒㄧㄢ，唸做閑；熟嫻，就是純熟、熟練的意思。

〔註二十七〕不爭　有「如果」或「不要緊」的意思。不爭把他來退了職事，恐怕慢了軍心；意思是「如果……恐怕……」，或者是「把他退了職不要緊，只恐怕……」

〔註二十八〕關　發的意思，譬如發薪水叫做關餉。

〔註二十九〕欠身　就是側身行禮。

〔註三十〕綰　音ㄨㄢ，唸做晚。吊、繫的意思。

〔註三十一〕全不把他爲事　就是看他不起，全不把他當做一回事，全不把他放在眼裏的意思。

〔註三十二〕鞽　唸做橋；馬鞍鞽是馬鞍前面翹起來的地方。

〔註三十三〕鐙　唸做燈；鐙就是馬脚踏，騎馬時踏脚的東西。

〔註三十四〕壺　箭袋叫做壺。

〔註三十五〕翻盞撒鈸　盞是酒杯。鈸唸做拔，兩面碰撞發聲，時常與大鑼合奏的樂器。翻盞撒鈸相似，是用翻轉酒杯、撒着大鈸來比喻馬蹄前進的輕快的意思。

三

梁中書見了大喜，叫軍政司便呈文案來，教楊志截替了周謹職役。楊志神色不動，下了馬，便向廳前來拜謝恩相，充其職役。不想階下左邊轉上一個人來，叫道：「休要謝職！我和你兩個比試！」楊志看那人時，身材七尺以上長短，面圓耳大，唇闊口方，腮邊一部落腮鬍鬚，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直到梁中書面前聲了喏，稟道：「周謹患病未痊，精神不到，因此誤輸與楊志。小將不才，願與楊志比試武藝。如若小將折半點便宜〔註一〕與楊志，休教截替周謹，便教楊志替了小將職役，雖死而不怨。」梁中書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軍索超。爲是他性急，撮鹽入火〔註二〕，爲國家面上只要爭氣，當先廝殺，以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鋒」。

李成聽得，便下將臺來，直到廳前稟復道：「相公，這楊志既是殿司制使，必然好武藝，須知周謹不是對手。正好與索正牌比試武藝，便見優劣。」梁中書聽了，心中想道：「我指望一力要擡舉楊志，衆將不伏；一發等他贏了索超，他們也死而無怨，却無話說。」梁中書隨即喚楊志上廳，問道：「你與

索超比試武藝，如何？」楊志稟道：「恩相將令，安敢有違？」梁中書道：「既然如此，你去廳後換了裝束，好生披掛。」教甲仗庫隨行官吏取應用軍器給與，就叫：「牽我的戰馬借與楊志騎。小心在意，休覷得等閒〔註三〕。」楊志謝了，自去結束〔註四〕。

却說李成分付索超道：「你却難比別人。周謹是你徒弟，先自輸了，你若有些疎失，喫他把大名府軍官都看得輕了。我有一匹慣曾上陣的戰馬並一副披掛，都借與你。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銳氣！」索超謝了，也自去結束。

梁中書起身，走出階前來。從人移轉銀交椅，直到月臺欄干邊放下。梁中書坐定，左右只候兩行，喚打傘的撐開那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來蓋定在梁中書背後。將臺上傳下將令，早把紅旗招動。兩邊金鼓〔註五〕齊鳴，發一通擂，去那教場中兩陣內各放了個砲。砲響處，索超跑馬入陣內，藏在門旗下；楊志也從陣前跑馬入軍中，直到門旗背後。將臺上又把黃旗招動，又發了一通擂。兩軍齊吶一聲喊，教場中誰敢做聲。靜蕩蕩的。再一聲鑼響，扯起淨平白旗，兩下衆官沒一個敢走動胡言說話，靜靜地立着。

將臺上又把青旗招動。只見第三通戰鼓響處，那左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註六〕響處，閃出正牌軍索超，直到陣前，兜住馬，拿軍器在手，果是

英雄！但見：頭戴一項熟鋼獅子盔，腦後斗大來一顆紅纓；身披一副鐵葉攢成鎧甲〔註七〕；腰繫一條鍍金獸面束帶，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上籠着一領緋紅團花袍，上面垂兩條綠絨縷頷帶〔註八〕；下穿一雙斜皮氣跨靴；左帶一張弓，右懸一壺箭；手裏橫着一柄金蘸斧〔註九〕，坐下李都監那匹慣戰能征雪白馬。右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楊志提手中鎗出馬，直至陣前，索住馬，橫着鎗在手，果是勇猛！但見：頭戴一項鋪霜耀日鑌鐵盔，上撒着一把青纓；身穿一副鈎嵌梅花榆葉甲，繫一條紅絨打就勒甲絛，前後獸面掩心；上籠着一領白羅生色花袍，垂着條紫絨飛帶；脚登一雙黃皮襯底靴；一張皮靶弓，數根鑿子箭；手中挺着渾鐵點鋼鎗，騎的是梁中書那匹火塊赤千里嘶風馬。兩邊軍將暗暗地喝采：雖不知武藝如何，先見威風出衆。

正南上旗牌官拿着銷金「令」字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贏時，多有重賞。」二人得令，縱馬出陣，都到教場中心。兩馬相交，二般兵器並舉。索超忿怒，輪手中大斧，拍馬來戰楊志；楊志逞威，撚手中神鎗來迎索超。兩個在教場中間，將臺前面。二將相交，各賭平生本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四條臂膊縱橫，八隻馬蹄撩亂。兩個鬭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月臺上梁中書看得呆了，兩邊衆

軍官看了喝采不迭〔註十〕，陣面上軍士們遞相厮覰〔註十一〕道：「我們做了許多年軍，也曾出了幾遭征，何曾見這等一對好漢厮殺！」李成、聞達在將臺上不住聲叫道：「好鬬！」

聞達心上只恐兩個內傷了一個，慌忙招呼旗牌官拿着令字旗與他分了。將臺上忽的一聲鑼響，楊志和索超鬬到是處，各自要爭功，那裏肯回馬？旗牌官飛來叫道：「兩個好漢歇了，相公有令！」楊志、索超方纔收了手中軍器，勒坐下馬，各跑回本陣來，立馬在旗下看梁中書，只等將令。李成、聞達下將臺來，直到月臺下，禀復梁中書道：「相公，據這兩個武藝一般，皆可重用。」梁中書大喜，傳下將令。喚楊志、索超。旗牌官傳令，喚兩個到廳前，都下了馬，小校接了二人的軍器。兩個都上廳來，躬身聽令。梁中書叫取兩錠白銀，兩副表裏來賞賜二人；就叫軍政司將兩個都陞做管軍提轄使；便叫貼了文案，從今日便參〔註十二〕了他兩個。索超、楊志都拜謝了梁中書，將着賞賜下廳來，解了鎗刀弓箭，卸了頭盔衣甲，換了衣裳。索超也自去了披掛，換了錦襖。都上廳來，再拜謝了衆軍官。梁中書叫索超、楊志兩個也見了禮，入班做了提轄。衆軍卒便打着得勝鼓，把着那金鼓旗先散。梁中書和大小軍官都在演武廳上筵宴。

看看紅日西沉，筵席已罷，梁中書上了馬，衆官員都送歸府。馬頭前擺着這兩個新參的提轄，上下肩都騎着馬，頭上都帶着紅花，迎入東郭門來。兩邊街道，扶老攜幼，都看了歡喜。梁中書在馬上問道：「你那百姓歡喜爲何？」衆老人都跪了稟道：「老漢等生在北京，長在大名，從不曾見今日這等兩個好漢將軍比試！今日教場中看了這般敵手，如何不歡喜！」梁中書在馬上聽了大喜。回到府中，衆官各自散了。索超自有一班弟兄請去作慶飲酒；楊志新來，未有相識，自去梁府宿歇，早晚慇懃聽候使喚，都不在話下。

且把這閒話丟過，只說正話。自東郭演武之後，梁中書十分愛惜楊志，早晚與他並不相離，月中又有一分請受，自漸漸地有人來結識他。那索超見了楊志手段高強，心中也自欽伏。

不覺光陰迅速，又早春盡夏來。時逢端午，蕤賓〔註十三〕節至，梁中書與蔡夫人在後堂家宴，慶賀端陽。酒至數杯，食供兩套，只見蔡夫人道：「相公自從出身，今日爲一統帥，掌握國家重任，這功名富貴從何而來？」梁中書道：「世傑自幼讀書，頗知經史；人非草木，豈不知泰山〔註十四〕之恩？提攜之力，感激不盡！」蔡夫人道：「相公既知我父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梁中書道：「下官如何不記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使人將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

送上京師慶壽。一月之前，幹人〔註十五〕都關領去了，見今九分齊備。數日之間，也待打點停當，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此躊躇：上年收買了許多玩器並金珠寶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盡被賊人刼了，枉費了這一遭財物，至今嚴捕賊人不獲，今年叫誰人去好？」蔡夫人道：「帳前見有許多軍校，你還擇知心腹的人去便了。」梁中書道：「尚有四五十日，早晚催併禮物完足，那時選擇去人未遲。夫人不必掛心。世傑自有理會。」當日家宴，午牌〔註十六〕至二更方散。自此不在話下。

〔註一〕折半點便宜　折，是損失輸了的意思。全句的意思，是：如果我損了半點便宜，輸給楊志，那末，不要叫……

〔註二〕撮鹽入火　鹽放進火裏，是很容易燒的。撮鹽入火，形容一個人性急的意思。

〔註三〕等閒　輕易、隨便的意思。

〔註四〕結束　這裏的結束，是裝束、穿（衣）戴（帽）、料理的意思。

〔註五〕金鼓　金是金屬做的樂器，就是鑼。鼓是革做的樂器。金鼓就是鑼鼓。

〔註六〕鑾鈴　就是鈴，吊在車上、吊在馬上作爲裝飾的鈴，叫做鑾鈴。

〔註七〕鎧甲　鎧唸做愷，鎧甲，就是甲，打仗時穿上保護身體的，皮做的叫甲，銅鐵等金屬做的叫鎧。

〔註八〕頷帶　頷唸做含，頭頸叫做頷。頷帶是繫在頭頸上的帶子。

〔註九〕金蘸斧　有金子蘸上去的斧。

〔註十〕不迭　就是不及。喝采不迭，就是喝采不及，來不及喝采、不斷的喝采的意思。

〔註十一〕遞相廝覷　覷唸做趣，看的意思。遞相廝覷，就是互相看着，就是面對面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註十二〕參　是向上級報告，向皇帝奏明的意思。

〔註十三〕甤賓　甤音ㄖㄨㄟ；近瑞音。甤賓，指陰曆五月。

〔註十四〕泰山　岳父——妻的父親叫泰山。

〔註十五〕幹人　幹事、辦事的人。

〔註十六〕午牌　正午十二時。——從前人計算時間，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辰來計算。現在的兩小時，等於從前的一個時辰。譬如子牌爲半夜十一時至一時，丑牌爲一時至三時；其餘可以類推。這裏的午牌，是上午十一時至一時，十二時爲正午。下文申牌、辰牌，可同樣推算，不再一一註明。

四

却說山東濟州鄆城縣〔註一〕新到任一個知縣，姓時，名文彬。當日陞廳公座，左右兩邊排着公吏人等。知縣隨卽叫喚尉司捕盜官員並兩個巡捕都頭。本縣尉司管下有兩個都頭：一個喚做步兵都頭，一個喚做馬兵都頭。這馬兵都頭管着二十四坐馬弓手，二十個土兵；那步兵都頭管着二十個使鎗的頭目，二十個土兵。這馬兵都頭姓朱，名仝；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鬚髯〔註二〕，長一尺五寸；面如重棗〔註三〕，目若朗星，似關雲長模樣；滿縣人都稱他做「美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疎財，結識江湖上好漢，學得一身好武藝。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橫；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鬍鬚〔註四〕，爲他膂力〔註五〕過人，能跳三二丈闊澗，滿縣人都稱他做「插翅虎」；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後來開張碓房〔註六〕，殺牛放賭；雖然仗義，只有些心地褊窄，也學得一身好武藝。

那朱仝、雷橫兩個專管擒拿賊盜。當日，知縣呼喚兩個上廳來，聲了喏〔註七〕，取台旨〔註八〕。知縣道：「我自到任以來，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泊

賊盜，聚衆打刼，拒敵官軍。亦恐各鄉村盜賊猖狂，小人甚多。今喚你等兩個，休辭辛苦，與我將帶本管土兵人等，一個出西門，一個出東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即勦獲申解。不可擾動鄉民。體知〔註九〕東溪村山上有株大紅葉樹，別處皆無。你們衆人採幾片來縣裏呈納，方表你們曾巡到那裏。若無紅葉，便是汝等虛妄，定行責罰不恕。」兩個都頭領了台旨，各自回歸，點了本管土兵，分投自去巡察。

不說朱仝引人出西門，自去巡捕。只說雷橫當晚引了二十個土兵，出東門繞村巡察，遍地裏走了一遭，回來到東溪村山上，衆人採了那紅葉，就下村來。行不到三二里，早到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關。雷橫道：「這殿裏又沒有廟祝，殿門不關，莫不有歹人在裏面麼？我們直入去看一看！」衆人拿着火一齊照將入來。只見供桌上赤條條地睡着一個大漢。天道又熱，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團做一塊作枕頭枕在項下，齁齁〔註十〕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雷橫看了道：「好怪，好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村眞個有賊！」大喝一聲。那漢却待要掙扎，被二十個土兵一齊向前，把那漢子一條索綁了，押離靈官殿來。天色却早，是五更時分。雷橫道：「我們且押這廝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喫了，却解去縣裏取問。」一行衆人却都奔這保正莊上來。



「好怪，好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村眞個有賊！」

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註十一〕，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最愛刺鎗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註十二〕。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個村坊，一個東溪村，一個西溪村。只隔着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聚在溪裏，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個去處，教用青石鑿個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都趕過東溪村來。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裏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蓋。獨霸在那村坊，江湖都聞他名字。

那早雷橫並土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裏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土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裏。雷橫自引了十數個爲頭的入到草堂上坐下。晁蓋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裏？」雷橫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仝兩個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逕到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個何妨！」一面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喫。晁蓋動問道：「敝莊曾拿得個把小賊麼？」雷橫道：「却纔

前面靈官殿上有個大漢睡着在那裏。我看那廝不是良善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縣裏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見今（註十三）吊在貴莊門房裏。」晁蓋聽了，記在心，稱謝道：「多虧都頭見報。」

少刻，莊客捧出盤饌（註十四）酒食。晁蓋說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便叫莊客裏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裏面酌杯。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個坐定，莊客鋪下菓品按酒菜蔬盤饌，莊客一面篩酒（註十五）。晁蓋又叫置酒與土兵衆人喫。莊客請衆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裏管待，大盤肉，大碗酒，只管叫衆人喫。

晁蓋一頭相待雷橫飲酒，一面自肚裏尋思：「村中有甚小賊喫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相陪喫了五七杯酒，便叫家裏一個主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那主管陪侍着雷橫喫酒。

晁蓋却去裏面拿了個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土兵都去喫酒，沒一個在外面。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那裏？」莊客道：「在門房裏關着。」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魆魆（註十六）毛腿，赤着一雙腳。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

紫黑闊臉，鬢邊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裏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是遠鄉客人，來這裏投奔一個人，却把我拿來做賊。我須有分辯處。」晁蓋道：「你來我這村中投奔誰？」那漢道：「我來這村中投奔一個好漢。」晁蓋道：「這好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晁蓋道：「你却尋他有甚勾當？」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註十七〕，要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刻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裏，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攜則個〔註十八〕！」

當時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註十九〕，急入後廳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多多相擾，理甚不當！」兩個又喫了數杯酒，只見窗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東方動了〔註二十〕，小人告退，好去縣中畫卯〔註二十一〕。」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敝村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却得再來拜望，請保正免送。」晁蓋道：「却罷也送到莊門口。」兩個同走出來。那夥土兵衆人都得了酒食，喫得飽了，各自拿了鎗棒，便

去門房裏解了那漢，背剪縛着，帶出門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雷橫道：「這廝便是靈官殿裏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個！」晁蓋假意看他一看，喝問道：「兀的〔註二十二〕這廝不是王小三麽？」那漢道：「我便是。阿舅救我！」衆人喫了一驚。雷橫便問晁蓋道：「這人是誰？如何却認得保正？」晁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這廝如何在廟裏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裏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廝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跟個本京客人來這裏販賣，向後再不曾見面。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如何却在這裏？小可〔註二十三〕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鬢邊有這一搭硃砂記，因此影影〔註二十四〕認得。」

晁蓋喝道：「小三！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却去村中做賊？」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曾做賊！」晁蓋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裏？」奪過土兵手裏棍棒，劈頭劈臉便打。雷橫並衆人勸道：「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喫了一杯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裏睡得醒了却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由，將我拿了。却不曾做賊！」晁蓋拿起棍來又要打，口裏罵道：「畜生！你却不逕來見我，且在路上貪噇〔註二十五〕這口黃湯〔註二十六〕！我家中沒得

與你喫？辱沒殺人！」雷橫勸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曾做賊。我們見他偌〔註二十七〕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得蹺蹊〔註二十八〕，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裏。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喚士兵，快解了綁縛的索子，放還保正。衆士兵登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說。」

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草堂裏來。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說道：「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雷橫道：「不當如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受。改日却得報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士兵，再送出莊門外。雷橫相別了，引着士兵自去。

〔註一〕鄆城　鄆唸做運；鄆城，縣名，在山東。

〔註二〕髭髯　髭唸做須；髯唸做然。生在下巴下面的叫髭，生在面上的叫髯；髭髯，就是鬍鬚。

〔註三〕面如重棗　棗子是紅色的；重棗，自然是更紅了。面如重棗，形容面的紅。

〔註四〕扇圈鬍鬚　從兩耳下起，連着兩頰到下巴，長滿鬍子，構成一個扇圈形狀，叫扇圈鬍鬚，就是現在說的絡腮鬍，滿面鬍，或曹操鬍。

〔註五〕膂力　膂唸做旅，背脊骨叫膂，膂力就是本身的力氣。

〔註六〕碓房　碓唸做對，舂米的器具。碓房是舂米的地方。

〔註七〕 啫　唸做惹；聲了啫，就是報了名，打了招呼。

〔註八〕 台旨　台是尊稱的用詞，台旨就是命令。

〔註九〕 體知　體是體祭，探察的意思；體知就是探知。

〔註十〕 齁齁　齁音ㄏㄡ。齁齁，是睡熟了鼻子裏呼吸的聲音。

〔註十一〕 晁　就是朝字，姓。

〔註十二〕 打熬筋骨　就是練武藝，鍊筋鍊骨的意思。

〔註十三〕 見今　見今就是現今、現在。

〔註十四〕 盤饌　饌音ㄓㄨㄢ，唸做撰；菜蔬盤饌，就是小菜。

〔註十五〕 篩酒　篩音ㄕㄞ，篩酒就是洒酒。

〔註十六〕 黑魆魆　魆唸做育，黑魆魆，形容黑的樣子。

〔註十七〕 一套富貴　就是一件可以升官發財的事。

〔註十八〕 提攜則個　提攜就是提拔、幫助；則個是語助詞，有請求商量的意思。

〔註十九〕 拽　音ㄓㄨㄞ，拽上就是引上、關上。

〔註二十〕 東方動了　就是天快亮了。

〔註二十一〕 畫卯　卯是卯時，早上六點鐘；畫卯就是早晨簽到、報到的意思。

〔註二十二〕 兀的　語氣詞，有驚異的意思。

〔註二十三〕 小可　自己客氣，稱自己作小可；小可就是我。

〔註二十四〕 影影　就是隱隱。

〔註二十五〕 噇　音ㄔㄨㄤ，唸做床；貪吃。

〔註二十六〕 黃湯　就是酒。

〔註二十七〕 偌　偌唸做若，這樣、如此的意思。

〔註二十八〕 蹺蹊　唸做敲希，有奇怪、疙瘩的意思。或作蹊蹺。

五

晁蓋却同那漢到後軒下〔註一〕，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項頭巾與他戴了，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註二〕人氏；因這鬢邊有這搭硃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廟裏，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綁縛了來。今日幸得在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奔哥哥，因此，劉唐肯說這話。這裏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膽對哥哥說。」晁蓋道：「這裏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

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裏，不知被誰人打刼了，至今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便可商議個道

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爲罪。聞知哥哥大名，是個眞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頗也學得本事，休道三五個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鎗，也不懼他。倘蒙哥哥不棄時，情願相助一臂。不知哥哥心內如何？」晁蓋道：「壯哉！且再計較。你既來這裏，想你喫了些艱辛，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裏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事了。

且說劉唐在房裏尋思道：「我着甚來由苦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叵耐〔註三〕雷橫那廝平白地要陷我做賊，把我吊這一夜！想那廝去未遠，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去，齊打翻了那廝們，却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也出一口惡氣。此計大妙！」劉唐便出房門，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趕來；此時天色已明，却早見雷橫引着土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註四〕都頭不要走！」雷橫喫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撚着朴刀趕來。雷橫慌忙去土兵手裏奪條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廝趕將來做甚麽？」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麽？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廝性命！剗地〔註五〕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却把

我吊了一夜！又騙我阿舅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你目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駡道：「辱門敗戶的謊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的腌臢潑才〔註六〕！怎敢駡我！」雷横又駡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大怒道：「我來和你見個輸贏！」撚着朴刀，直奔雷橫。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來迎。兩個就大路上厮併〔註七〕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

衆土兵見雷橫羸劉唐不得，却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個人掣兩條銅鍊，叫道：「你們兩個好漢且不要鬬！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說話。」便把銅鍊就中一隔。兩個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註八〕，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鑾帶〔註九〕，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淸目秀，面白鬚長。這人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

當時吳用手提銅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厮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殿裏，被我們拿了這厮，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却是保正的

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保正請我們喫了酒，送些禮物與我，這廝瞞了他阿舅，直趕到這裏問我取，你道這廝大膽麼？」

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商議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曾見有這個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註十〕。必有些蹺蹊。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却再問他。」

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了，也須壞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這個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阿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正自來取，便還他！却不還你！」劉唐道：「你冤屈人做賊，詐了銀子，怎的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你不還，只除問得手裏朴刀肯便罷！」吳用又勸：「你兩個鬬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鬬到幾時是了？」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拚個你死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你，添個土兵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歹搠翻你便罷！」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趕上來。這邊雷橫便指手畫脚也趕攏來。兩個又要廝併。這吳用橫身在裏面勸，那裏勸得住，劉唐撚着朴刀，只



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

鑽將過來。雷橫口裏千賊萬賊價〔註十一〕罵，挺朴刀正待要鬬。只見衆士兵指道：「保正來了！」

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是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鬧。」晁蓋趕得氣喘，問道：「怎的趕來這裏鬬朴刀？」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趕來問我取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鬬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道。都頭看小人之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人也知那廝胡爲，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自去，不在話下。

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不是保正自來，幾乎做出一場大事。這個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藝！小生在籬笆裏看了，這個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只辦得架隔遮攔。若再鬬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出來間隔了。這個令甥從何而來？往常時，莊上不曾見有。」晁蓋道：「却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敝莊〔註十二〕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是不見了他，鎗架上朴刀又沒了。只見牧童報說，『一個大漢拿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同到敝莊，有句話計較計較。」

那吳用還至書齋〔註十三〕，掛了銅鍊在書房裏，分付主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註十四〕放一日假。」拽上書齋門，將鎖鎖了，同晁蓋、劉唐到晁家莊上。晁蓋徑邀〔註十五〕進後堂深處，分賓而坐〔註十六〕。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晁蓋道：「此人江湖上好漢，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貴，特來投奔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裏，却被雷橫捉了，拿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裏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他來的意正應我一夢。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墜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顆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此一件事若何。」

吳用笑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蹺蹊，也猜個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個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團弄；便是保正與劉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可，多也無用。」晁蓋道：「莫非要應夢中星數？」吳用便道：「兄長這一夢也非同小可。莫非北地上再有扶助的人來？」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晁蓋

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個人義膽包身，武藝出衆，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這三個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晁蓋道：「這三個却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吳用道：「這三人是弟兄三個，在濟州梁山泊邊石碣村〔註十七〕住，日常只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個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喚做『活閻羅』阮小七。這三個是親兄弟。小生舊日在那裏住了數年，與他相交時，他雖是個不通文墨的人，爲見他與人結交，眞有義氣，是個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好兩年不曾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道：「我也曾聞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曾相會。石碣村離這裏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着人去請，他們如何肯來？小生必須自去那裏，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們入夥。」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幾時可行？」吳用答道：「事不宜遲，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裏。」晁蓋道：「最好。」當時叫莊客安排酒食來喫。吳用道：「北京到東京也曾行過，只不知『生辰綱』從那條路來；再煩劉兄休辭辛苦，連夜入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端的〔註十八〕從那條路上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

吳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頭，尙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回來，那時却敎劉兄去。」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

〔註一〕軒下　就是廊下，有窗的長廊叫做軒。

〔註二〕潞　唸做路，潞州，地名。

〔註三〕叵耐　叵唸做頗；叵耐，就是頗奈，無奈的意思。有可惡、討厭的意味。

〔註四〕兀那　就是那；兀字加重語氣。

〔註五〕剗地　剗音ㄔㄢ；剗地，就是怎地，怎樣。

〔註六〕腌臢潑才　腌臢就是骯髒；潑才就是潑皮、流氓。駡人的話。

〔註七〕廝併　廝，相互的「相」的意思；廝併，就是相拚。

〔註八〕頭巾　從前人用手巾包頭，就叫頭巾；吳用戴的這頂頭巾，是和桶子一樣的，一直戴到眼眉，就稱爲桶子樣抹眉梁頭巾。

〔註九〕茶褐鑾帶　茶褐色的有鈴子的帶。

〔註十〕相登　相等、相像的意思。

〔註十一〕價　虛字，和個、的同樣用法。

〔註十二〕敝莊　對人客氣，稱自己的叫做敝；敝莊就是我的莊子，我的家裏。

〔註十三〕書齋　就是書房。

〔註十四〕權　姑且，暫且。

〔註十五〕徑邀　徑，一直的意思；邀是請的意思。

〔註十六〕分賓而坐　就是分賓主而坐，就是客人坐到客人的位上，主人坐在主人的位上。

〔註十七〕碣　唸做竭；石碣就是石碑。

〔註十八〕端的　眞的。

六

話休絮煩。當日喫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喫了些早飯，討了些銀兩藏在身邊，穿上草鞋。晁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行到晌午時分，早來到那村中。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碣村中，逕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樁〔註一〕上纜着數隻小漁船，疎籬外晒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吳用叫一聲道：「二哥在家麽？」只見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着雙脚，出來見了是吳用，慌忙聲喏道：「教授何來？甚風吹得到此？」吳用答道：「有些小事，特來相浼〔註二〕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着十數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此特地來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喫三杯却說。」吳用道：「小生的來意，也正欲要和二郎喫三杯。」阮小二道：「隔湖有幾處酒店，我們就在船裏蕩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說句話，不知在家也不在？」阮小二道：「我

們一同去尋他便了。」

兩個來到泊岸邊，枯樁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便扶着吳用下船去了。樹根頭拿了一把樺楸（註三），只顧蕩，早蕩開去，望湖泊裏來。正蕩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曾見五郎麽？」吳用看時，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那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箬笠，身上穿個棋子布背心，腰繫着一條生布裙，把那隻船蕩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做甚麽？」吳用叫一聲「七郎，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七道：「教授恕罪，好幾時不曾相見！」吳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喫杯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喫杯酒，只是一向不曾見面。」

兩隻船廝跟着在湖泊裏。不多時，划到個去處，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麽？」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又不得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却纔討了我頭上釵兒出鎭上賭去了！」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船划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船上說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賭錢只是輸，却不晦氣？莫說哥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了。」

兩隻船廝並着投石碣村鎭上來，划了半個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

子，把着兩串銅錢，下來解船。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時，但見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鬢〔註四〕邊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鬱鬱一個豹子來，裏面匾扎起袴子，上面鬬着一條間道棋子布手巾。吳用叫一聲道：「五郎，得采〔註五〕麽？」阮小五道：「原來却是教授！好兩年不曾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鎭上賭錢去了，因此同來這裏尋你。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喫三杯。」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在艙裏，捉了樺楫，只一划，三隻船厮並着。

划了一歇，三隻船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三隻船都纜了，扶吳學究上了岸，入酒店裏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桌凳。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個弟兄麤〔註六〕俗，請教授上坐。」吳用道：「却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席，我兄弟兩個便先坐了。」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四個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筯，放了四盤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麽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倒來相擾，

多激惱〔註七〕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喫，吳用喫了幾塊，便喫不得了。那三個狠餐虎食，喫了一回。

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道：「教授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註八〕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們。」阮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說十數個，再要多些，我兄弟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阮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付十來個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算價錢。只是不用小的，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却沒討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彀；須要等得幾日纔得。我的船裏有一桶小活魚，就把來喫些。」阮小七便去船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七斤，自去竈上安排，盛做三盤，把來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喫些個。」

四個又喫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用尋思道：「這酒店裏須難說話。今夜必是他家權宿〔註九〕，到那裏却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計較。」吳用道：「小生來這裏走一遭，千難萬難，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今晚，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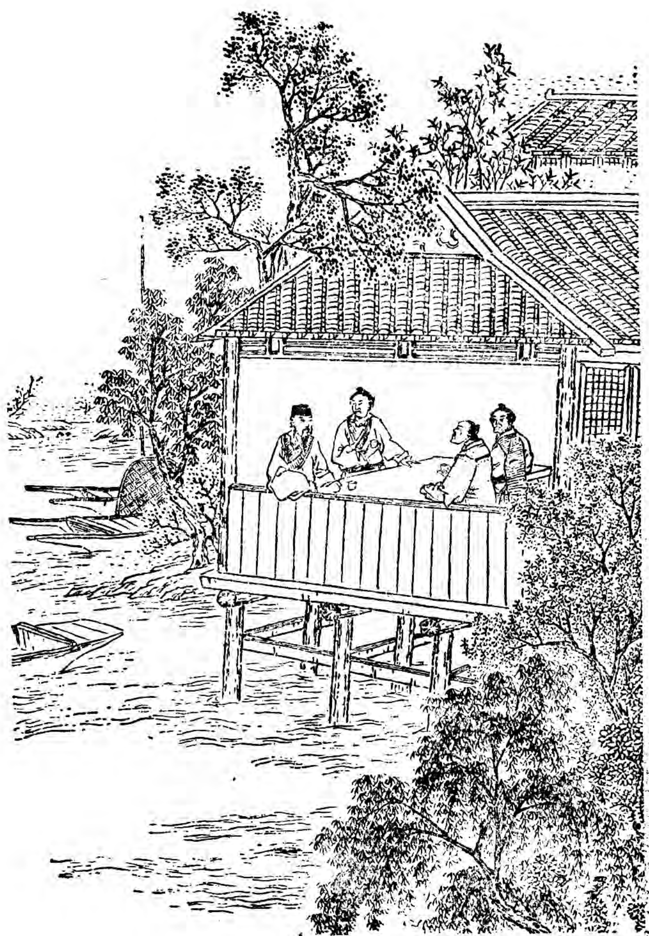
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須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甕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雞，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裏要教授壞錢。我們弟兄自去整理，不煩惱沒對付處。」吳用道：「逕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喫了，却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郎性直爽快。」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甕酒，借個大甕〔註十〕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雞。阮小二道：「我的酒錢一發〔註十一〕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

〔註一〕椿　唸做莊；釘在地上的短木頭叫做椿。
〔註二〕相浼　浼唸做毎；託人做事叫做浼。
〔註三〕揷楸　唸做華秋，搖船的小槳。下文也有寫作揷楫的。
〔註四〕鬢　唸做并，耳朵旁邊的頭髮叫做鬢。
〔註五〕得采　賭博贏了錢，說得客氣點，叫做得采。
〔註六〕麤　就是粗字。
〔註七〕激惱　就是激動人，使人發氣。
〔註八〕對付　就是弄到，辦到的意思。
〔註九〕權宿　權是暫且、姑且的意思；權宿就是權且住宿的意思。
〔註十〕甕　音ㄨㄥ，唸做翁去聲。盛酒的瓦器。
〔註十一〕一發　就是一併，一共。

七

四人離了酒店，再下了船，把酒肉都放在船艙裏，解了纜索，逕划將開去，一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船仍舊纜在樁上，取了酒肉，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燈來。原來阮家弟兄三個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曾婚娶。四個人都在阮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雞，叫阿嫂同討的小猴子〔註一〕在廚下安排。約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來擺在桌上。

吳用勸他弟兄們喫了幾杯，又提起買魚事來，說道：「你這裏偌大一個去處，却怎地沒了這等大魚？」阮小二道：「實不瞞教授說，這般大魚只除梁山泊裏便有。我這石碣湖中狹小，存不得這等大魚。」吳用道：「這裏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不去打些？」阮小二歎了一口氣道：「休說！」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歎氣？」阮小五接了說道：「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如今絕不敢去！」吳用道：「偌大去處，終不成官司〔註二〕禁打魚鮮？」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禁打魚鮮！便是活閻王



四個人都在阮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定。

「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阮小五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

也禁治不得！」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阮小五道：「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吳用道：「小生卻不理會得。」阮小七接着便道：「這個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如今泊子裏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吳用道：「小生卻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那裏並不曾聞得說。」阮小二道：「那夥強人：爲頭的是個落第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叫做摸着天杜遷；第三個叫做雲裏金剛宋萬。以下有個旱地忽律〔註三〕朱貴，見在李家道口開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如今新來一個好漢，是東京禁軍〔註四〕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刼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裏打魚。如今泊子裏把住了，絕了我們的衣飯，因此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段事。如何官司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撣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雞鵝盡都喫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裏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屎尿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註五〕。」吳用道：「恁地時，那廝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紬錦；成甕喫酒，大

塊喫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

吳用聽了，暗暗地歡喜道：「正好用計了。」阮小七說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麽！他做的勾當，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了？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塗！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弟兄們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我弟兄三個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吳用道：「假如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識我們的，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若能彀見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

吳用暗暗喜道：「這三個都有意了。我且慢慢地誘他。」又勸他三個喫了兩巡酒，吳用又說道：「你們三個敢上梁山泊捉這夥賊麽？」阮小七道：「便捉得他們，那裏去請賞？也喫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吳用道：「小生短見，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也去那裏撞籌〔註六〕，却不是好？」阮小二道：「老先生，你不知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聽得那白衣秀士王倫的手下人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個東京林冲上山，慪〔註七〕盡他的氣。王倫

那廝不肯胡亂着人，因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阮小七道：「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慨，愛我弟兄們便好。」阮小五道：「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個便替他死也甘心！」吳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傑的好漢！」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曾遇着！」吳用道：「只此間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曾認得他麼？」阮小五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麼？」吳用道：「正是此人。」阮小七道：「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不曾相會。」吳用道：「這等一個仗義疏財的好男子，如何不與他相見？」阮小二道：「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曾到那裏，因此不能彀與他相見。」吳用道：「小生這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學。如今打聽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裏攔住取了，如何？」阮小五道：「這個却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疏財的好男子，我們却去壞他的道路，須喫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吳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眞個惜客好義！我對你們實說，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們知此一事。我如今見在晁保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特地教我來請你們說話。」阮小二道：「我弟兄三個眞眞實實地並沒半點兒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註八〕的私商買賣，有

心要帶挈我們？一定是煩老兄來。若還端的有這事，我三個若捨不得性命相幫他時，殘酒爲誓，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脖項〔註九〕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吳用道：「你們三位弟兄在這裏，不是我壞心術來誘你們。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註十〕！目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卽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個好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個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套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個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麽來？」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願心！正是搔着我癢處！我們幾時去？」吳用道：「請三位卽便去來。明日起個五更，一齊都到晁天王莊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

〔註一〕 討的小猴子 討，有尋覓、買來、僱來的意思。小猴子，就是小猢猻、小鬼，對小孩子的稱呼。討的小猴子，就是僱來的小傭人，或買來的小奴隸。

〔註二〕 官司．政府的意思。

〔註三〕 旱地忽律 忽律就是鱷魚；旱地忽律，就是陸地上的鱷魚，是朱貴的綽號。

〔註四〕 禁軍 禁衛軍，皇帝的衛隊。

〔註五〕 科差　就是派差、派稅。

〔註六〕 擡籌　籌音ㄔㄡ，唸做儔；擡籌就是入夥、湊數的意思。

〔註七〕 慪　唸做歐、慪氣，就是受氣。

〔註八〕 奢遮　偉大，了不起的意思。

〔註九〕 頦項　頦唸做勃，頦項就是後頭頸。

〔註十〕 勾當　就是辦事，就是事情；非同小可的勾當就是不平常的事情。

八

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喫了早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吳學究，四個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投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晁蓋和劉唐在那裏等，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弟兄直到槐樹前，兩下都廝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裏說話。」六人俱從莊外入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殺豬羊，安排燒紙。阮氏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註一〕，語言洒落〔註二〕，三個說道：「我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個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喫了些飯，說了半夜話。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香花燈燭，擺了夜來煮的豬羊燒紙。衆人見晁蓋如此志誠，盡皆歡喜，個個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誅地滅。神明鑒察。」六人都說誓了，燒化紙錢。

六籌〔註三〕好漢正在堂後散福〔註四〕飲酒，只見一個莊客報說：「門前有

個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晁蓋道：「你好不曉事；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喫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直來問我？」莊客道：「小人把米與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見保正。」晁蓋道：「一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三二斗米去。你說與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喫酒，沒工夫相見』。」莊客去了多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是一清道人，不爲錢米而來，只要求見保正一面。」晁蓋道：「你這廝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教他改日却來相見拜茶。」莊客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個先生說道：『我不爲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個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也這般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厮見一面，打甚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

莊客去了沒半個時辰，只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個莊客飛也似來報道：「那先生發怒，把十來個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嚇了一驚，慌忙起身道：「衆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看。」便從後堂出來，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個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一頭打，一頭口裏說道：「不識好人！」晁蓋見了，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了你米，何故嗔怪〔註五〕如此？」那先生哈哈大



正說之間，只見一個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

笑道：「貧道不為酒食錢米而來，我覷得十萬貫如同等閒！特地來尋保正，有句話說。叵耐村夫無理，毀罵貧道，因此性發。」晁蓋道：「你可曾認得晁保正麽？」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曾會面。」晁蓋道：「小子便是。先生有甚話說？」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稽首〔註六〕。」晁蓋道：「先生少禮，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人入莊裏來。吳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

且說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喫茶已罷。那先生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麽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分賓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單諱一個勝字，道號一淸先生。貧道是薊州人氏，自幼鄉中好習鎗棒，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為公孫勝大郎。為因學得一家道術，善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受否？」晁蓋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麽？」那先生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

正說之間，只見一個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那人却是智多星吳學究。晁蓋笑道：「教授休取笑，且請相見。」兩個敍禮罷，吳用道：「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晁蓋道：「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人多曾說加亮先生大名。豈知緣法却在保正莊上得會。只是保正疎財仗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晁蓋道：「再有幾個相識在裏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三個人入到裏面，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

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蓋道：「量小子是個窮主人，怎敢占上！」吳用道：「保正哥哥年長。依着小生，且請坐了。」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却纔聚義飲酒，重整杯盤，再備酒肴，衆人飲酌。

吳用道：「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義舉事，豈不應天垂象，此一套富貴，唾手而取。前日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裏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

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晁蓋道：「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個閒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曾來投奔我，我曾齎助他盤纏。」吳用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應在這人？自有用他處。」劉唐道：「此處黃泥岡較遠，何處可以容身？」吳用道：「只這個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了白勝。」晁蓋道：「吳先生，我等還是軟取，却是硬取？」吳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來的光景；力則力取，智則智取。我有一條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此如此。晁蓋聽了大喜，擷着脚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策！」吳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牕外豈無人』，只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阮家三兄且請回歸，至期來小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公孫先生並劉唐只在敝莊權住。」

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裏歇息。次日五更起來，安排早飯喫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裏肯受？吳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般這般，至期不可有誤。」三阮相別了，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公孫勝、劉唐在莊上，吳學究常來議事。

〔註一〕 軒昂　態度不平凡。

〔註二〕 洒落　不俗氣。

〔註三〕 六籌　籌是竹籤的意思。六籌就是六條。

〔註四〕 散福　把祭祀過的東西，大家分吃了，叫做散福。

〔註五〕 嗔怪　嗔音ㄔㄣ，唸做琛，發氣的意思。嗔怪，就是發起氣來責怪人。

〔註六〕 稽首　就是行禮，是頭接觸到地，頂敬重的禮。

九

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可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註一〕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决？」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刼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决。」蔡夫人指着階下道：「你常說這個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誤！」梁中書看階下那人時，却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躊躇，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有擡舉你處。」楊志叉手〔註二〕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

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註三〕回來。如何倒生支詞〔註四〕，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刼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刼？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旣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註五〕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却裝做脚夫挑着；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

　　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侯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

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嬭公〔註六〕謝都管並兩個虞侯〔註七〕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由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並虞侯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註八〕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嬭公，倘或路上與小人彆拗〔註九〕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若誤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註十〕？」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疎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眞有見識！」隨卽喚老謝都管並兩個虞侯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註十一〕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割。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彆拗。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敎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侯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脚夫打

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候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

〔註一〕躊躇　唸做儔廚，猶豫不決的意思。
〔註二〕叉手　就是拱手。
〔註三〕勑命　皇帝的命令叫做勑；勑命是皇帝封人做官的公文。
〔註四〕支詞　推托的說話。
〔註五〕行貨　就是東西，貨物。
〔註六〕嬭公　嬭，就是奶；嬭公，是年老奶媽的丈夫。
〔註七〕虞侯　武官職名。
〔註八〕夫人行　行唸做杭，班輩的意思。夫人，就是太太；夫人行，就是太太一輩。
〔註九〕彆拗　唸作別奧，彆扭不順的意思。
〔註十〕分說　就是分辯。
〔註十一〕提轄　轄音ㄒㄧㄚ，唸做狹；提轄，武官官職名。

十

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躦（註一）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廂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子便要去歇息。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兩個虞侯雖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便嗔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須是俺的！你們不替洒家打這伕子，却在背後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耍處！」那虞侯道：「不是我兩個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勻！」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却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去處（註二），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虞侯口裏不言，肚中尋思：「這廝不直得便罵人！」

楊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條，自去趕那擔子。兩個虞侯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



楊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條，自去趕那擔子。

都管來；兩個虞侯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彆拗』，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他。」兩個虞侯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個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那十一個廂禁軍雨汗通流，都歎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悵，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那衆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悵。」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乘涼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裏去！且睡了，却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麽！」拿了藤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飯走。一路上趕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吶吶地怨悵；兩個虞侯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註三〕地搬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

話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一個不怨恨楊志。當日客店

裏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却監着那十一個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裏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志催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脚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晒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却再理會。」

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裏是甚麽去處，你們却在這裏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剁做我七八段也是去不得了！」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個虞侯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下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註四〕出來刼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脚！」兩個虞侯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

「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裏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藤條，喝道：「一個不走的喫他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辯〔註五〕！」楊志罵道：「這畜生不慪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又打去。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住，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嬭公時，門下軍官見了無千無萬，都向着我喏喏連聲。不是我口淺，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擡舉你做個提轄，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莊一個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裏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剜〔註六〕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

〔註一〕 躦　音ㄗㄢ，唸作攢，走、趕路的意思。

〔註二〕　尷尬去處　尷尬唸做監介，不上不下的意思。去處就是所在、地方。

〔註三〕　絮絮聒聒　聒唸做刮；絮絮聒聒，就是嚕嚕囌囌。

〔註四〕　兀自　宋元人口語，有還、猶的意思。

〔註五〕　逞辯　就是強辯。憑着不成理由的理由，只顧說話，叫做逞辯。

〔註六〕　剜　唸做豌，用刀旋轉着來割。

十一

楊志却待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裏影着一個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註一〕來了！」撇下藤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一個鬢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拿着一條朴刀，見楊志趕入來，七個人齊叫一聲「阿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貨，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個兄弟出

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個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

老都管坐着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別了臉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

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什麽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裏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氣。」正在那裏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麽？」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

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得甚麽！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註二〕麻翻了！」

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賣與你喫，却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

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麽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喫，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麽蒙汗藥，你道好笑麽，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呸！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正想酒來解渴，旣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喫。」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曾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麽不緊〔註三〕？看你不道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註四〕，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舀喫。」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眞！便說了一聲，打甚麽不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捧

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舀那酒喫，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註五〕，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裏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丢，口裏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註六〕，也這般囉唣〔註七〕！」

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裏也要喫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些喫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楊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喫了；那桶裏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楊志道：

「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喫了，便起身。」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喫。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眞，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須不關他衆人之事，胡亂賣與他衆人喫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喫。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舀喫，陪個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裏肯喫？老都管自先喫了一瓢。兩個虞候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喫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

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



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掙扎不起。

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脚輕，一個個面面廝覷〔註八〕，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註九〕！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掙扎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

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却纔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却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喫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

〔註一〕歹人　歹音ㄉㄞ，不好，壞的意思。

〔註二〕蒙汗藥　就是痲醉劑。

〔註三〕打甚麽不緊　有什麽要緊。

〔註四〕不争　不要緊。

〔註五〕一了不說價　就是一向不講價的意思。

〔註六〕 戴頭識臉 這是挖苦人的話。戴頭，說身上戴有一個頭；識臉，說是面孔看來也相熟；完全是一個人的樣子。但事實上却是這樣小氣，這樣不像人。

〔註七〕 囉唣 就是嚕囌。

〔註八〕 廝覷 相看。

〔註九〕 聒噪 唸做刮躁，雜亂呼叫的聲音。

十二

原來楊志喫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將起來，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個人時，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楊志憤悶道：「不爭你把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回去見梁中書！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待走那裏去？不如就這岡子上尋個死處！」撩衣破步，望着黃泥岡下便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比及今日尋個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個人時，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楊志，沒個掙扎得起。楊志指着駡道：「都是你這廝們不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

那十四個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個個爬將起來，口裏只叫得連珠箭的苦。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聽楊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我也！」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出來了，且通個商量。」老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

衆人道：「是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蠆〔註一〕入懷，隨即解衣。』若還楊提轄在這裏，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得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道：『他一路上淩辱打駡衆人，逼迫得我們都動不得。他和強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都擄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得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個虞侯隨衙聽候，捉拿賊人。我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強人便了。」次日天曉，老都管自和一行人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

且說楊志提着朴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個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趁早涼了行。又走了二十餘里，楊志走得辛苦，到一酒店門前。楊志道：「若不得些酒喫，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這桑木桌凳座頭坐了，身邊倚了朴刀。只見竈邊一個婦人問道：「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喫，借些米來做飯。有肉安排些個。少停一發算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個後生來面前篩酒，一面做飯，一邊炒肉，都把來楊志喫了。楊志起身，綽了朴刀便出店門。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都不曾有！」楊志道：

「待俺回來還你，權賒〔註二〕咱一賒。」說了便走。那篩酒的後生趕將出來揪住楊志，被楊志一拳打翻了。那婦人叫起屈來。楊志只顧走，只聽得背後一個人趕來叫道：「你那廝走那裏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着膊，拖着桿棒，搶奔將來。楊志道：「這廝却不是晦氣，倒來尋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篩酒後生也拿條攩〔註三〕叉，隨後趕來；又引着三兩個莊客，各拿桿棒，飛也似都奔將來。

　　楊志道：「結果了這廝一個，那廝們都不敢追來！」便挺着手中朴刀來鬭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搶來相迎。兩個鬭了三二十合，這漢怎地敵得楊志，只辦得架隔遮攔，上下躱閃。那後來的後生並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道：「且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你可通個姓名。」那楊志拍着胸道：「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楊志道：「你怎地知道洒家是楊制使？」這漢撇了鎗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道：「足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的好牲口，挑筋剮〔註四〕骨，開剝推𠠎〔註五〕，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爲因本處一個財主將五千貫錢教

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了本，回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裏莊農人家。却纔竈邊婦人便是小人的渾家〔註六〕，這個拿撓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因此抵敵不住。」楊志道：「原來你却是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見在梁山泊。」曹正道：「小人也聽得人這般說將來，未知眞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楊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裏來。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叫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一面再置酒食相待。

飲酒中間，曹正動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並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了。曹正道：「旣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裏住幾時，再有商議。」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來，不敢久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裏去？」楊志道：「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敎頭。俺先前在那裏經過時，正撞着他下山來與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個本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寨裏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王倫當初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時，好沒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曹正道：「制使見得是。小人也聽得人傳說王倫那厮心地偏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

教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不若小人此間，離不遠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上有座寺喚做寶珠寺。那座山生來却好裹着這座寺，只有一條路上得去。如今寺裏住持還了俗，養了頭髮；餘者和尚都隨順了。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刼舍。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使若有心落草時，到去那裏入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個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命？」當下就曹正家裏住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別曹正，拽開脚步，投二龍山來。

〔註一〕 蠆　音ㄔㄞ，蠍子一類的毒蟲。

〔註二〕 權賒　賒唸做奢，賒賬的賒；權賒咱，權且、暫時賒我一賒。

〔註三〕 攩　唸做黨，阻擋的意思。

〔註四〕 剮　音ㄍㄨㄚ，唸做寡。削剮骨頭上的肉叫做剮。

〔註五〕 [illegible]　唸尋，割的意思。

〔註六〕 渾家　就是妻，老婆。

十三

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早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裏且歇一夜，明日却上山去。」轉入林子裏來，喫了一驚。只見一個胖大和尙，脫得赤條條的，背上刺着花繡，坐在松樹根頭乘涼。那和尙見了楊志，就樹根頭綽了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註一)！你是那裏來的？」楊志聽了道：「原來也是關西和尙。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聲。」楊志叫道：「你是那裏來的僧人？」那和尙也不回說，輪起手中禪杖，只顧打來。楊志道：「怎奈這禿廝無禮！且把他來出口氣！」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和尙。兩個就在林子裏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兩個放對。直鬬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尙賣個破綻，托地跳出圈外來，喝一聲「且歇！」兩個都住了手。楊志暗暗地喝采道：「那裏來的這個和尙！眞個好本事，手段高，俺却剛剛地只敵得他住！」

那和尙叫道：「兀那靑面漢子，你是甚麽人？」楊志道：「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尙道：「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金印？」那和尙笑道：「却原來在這裏相見！」楊志

道：「不敢問，師兄卻是誰？緣何知道洒家賣刀？」那和尚道：「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爲因三拳打死了鎭關西，卻去五臺山淨髮爲僧。人見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俺做『花和尚』魯智深。」楊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得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搭（註二），如今何故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着那豹子頭林冲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俺卻路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個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俅那廝說道：『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冲，卻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直娘賊（註三）恨殺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又差人來捉洒家，卻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曾着了那廝的手（註四）。喫俺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廨宇（註五），逃走在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個酒店婦人害了性命，把洒家着蒙汗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得早，見了洒家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喫驚，連忙把解藥救俺醒來，因問起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幾日，結義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妻兩個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園子』張青，其妻『母夜叉』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一住四五日，打聽得這裏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洒家特地來奔那



兩個就林子裏竊拂了，就地坐了一夜。

鄧龍入夥，叵耐那廝不肯安着洒家在這山上。和俺廝併，又敵洒家不過，只把這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由你叫駡，只是不下來廝殺，氣得洒家正苦，在這裏沒個委結〔註六〕。不想却是大哥來！」

楊志大喜。兩個就林子裏翦拂〔註七〕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死了牛二的事，並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是閉了關隘，俺們住在這裏，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兩個廝趕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叵耐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因不留俺，廝併起來，那廝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要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裏人多，救了上山去，閉了這鳥關，由你自在下面駡，只是不肯下來廝殺！」楊志道：「既然好去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深道：「便是沒做個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個〔註八〕。」曹正道：「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照依小人這裏近村莊家穿着。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幾個火家，

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尚來我店中喫酒，喫的大醉了，不肯還錢，口裏說道，去報人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得，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裏，獻與大王。』那廝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裏面見鄧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你兩個好漢一發上，那廝走往那裏去！若結果了他時，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楊志齊道：「妙哉，妙哉！」

當晚衆人喫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次日，五更起來，衆人都喫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並五七個莊家取路投二龍山來。晌午後，直到林子裏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教兩個莊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戴了遮日頭涼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裏倒提着朴刀，曹正拿着他的禪杖，衆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擺着強弩硬弓，灰瓶砲石。小嘍囉在關上看見綁得這個和尚來，飛也似報上山去。

多樣時〔註九〕，只見兩個小頭目上關來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裏做甚麽？那裏捉得這個和尚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着

一個小酒店。這個胖和尚不時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個人來打此二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子綁縛這廝來獻與大王，表我等村鄰孝順之心，免得村中後患。」兩個小頭目聽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個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得那胖和尚來。鄧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廝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寃讎之恨！」小嘍囉得令，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送上來。楊志、曹正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時，端的險峻；兩下高山環繞將來包住這座寺；山峯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擺着擂木砲石，硬弩強弓，苦竹鎗〔註十〕密密地攢着。過得三處關閘，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木柵爲城。寺前山門下立着七八個小嘍囉，看見縛得魯智深來，都指手罵道：「你這禿驢傷了大王，今日也喫拿了！慢慢的碎割了這廝！」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

少刻，只見兩個小嘍囉扶出鄧龍來坐在交椅上。曹正、楊志緊緊地幫着魯智深到階下。鄧龍道：「你那廝禿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今青腫未



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禪杖，雲飛輪動。

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睜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個莊家把索頭只一拽，拽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禪杖，雲飛輪動。楊志撇了涼笠兒，倒轉手中朴刀。曹正又輪起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鄧龍急待掙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蓋劈作兩半個，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楊志搠翻了四五個。

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並幾個小頭目驚嚇得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把鄧龍等屍首扛擡去後山燒化了。一面檢點倉廒〔註十一〕，整頓房舍，再去看那寺後有多少物件；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喫。魯智深並楊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賀。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了，不在話下。

〔註一〕 撮鳥　駡人的話。

〔註二〕 掛搭　和尚到別的寺院住宿叫做掛搭。

〔註三〕 直娘賊　駡人的話。

〔註四〕 着了那廝的手　就是落到那人的手裏，遭到那人的害。

〔註五〕 廨宇　廨唸做械；廨宇是公家的房子。

〔註六〕 委結　就是了結。

〔註七〕 翦拂　揖拜的意思。

〔註八〕 則個　怎個、如何的意思。

〔註九〕 多樣時　就是不多時候，多一陣時候。

〔註十〕 苦竹鎗　苦竹，就是竹，是很高很大的竹。苦竹鎗就是苦竹做的埋在地上的暗箭。

〔註十一〕 廒　唸做敖，也是倉。

十四

却說那押生辰綱老都管並這幾個廂禁軍曉行午住，趕回北京；到得梁中書府，直至廳前，齊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上辛苦，多虧了你衆人。」又問：「楊提轄何在？」衆人告道：「不可說，這人是個大膽忘恩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得到黃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楊志和七個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叫一個漢子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衆人不合〔註一〕買他酒喫，被那廝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綑縛衆人。楊志和那七個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並行李盡裝載車上將了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個虞候在那裏隨衙聽候捉拿賊人。小人等衆人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梁中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擡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道。

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着人上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了大驚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刼去了，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禮，如何干罷！」隨卽押了一紙公文，着一個府幹親自齎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賊人，便要回報。

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裏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得大驚道：「多管是〔註二〕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侯的狀子，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蹤跡；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箚付〔註三〕到來，又經着仰尉司並緝捕觀察〔註四〕，杖限〔註五〕跟捉，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要這一干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個販棗子的並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註六〕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

的鈞帖〔註七〕。」

府尹看罷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階下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禀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刼去了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麽？」何濤答道：「禀復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註八〕，到今未見蹤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於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不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限次，我非止罷官，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個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於我！先把你這廝迭配遠惡軍州，雁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

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衆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鈎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閒常時都在這房裏賺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得？只是

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刼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得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個，悶悶不已。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爲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刼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刼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塡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

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淸來望哥哥。何濤道：「你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何濤的妻子乖覺，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廚下，和你說話。」何淸當時跟了嫂嫂進到廚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燙幾杯酒，請何淸喫。何淸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個親兄弟！你便奢遮殺〔註九〕，到底是我親哥哥！便叫我一處喫盞酒，有甚麼辱沒了你？」

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哥哥每日起了大錢大物，那裏去了？做兄弟的又不來，有甚麼過活不得處？」阿嫂道：「你不知，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刼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塡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排些酒食與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詌詌地（註十）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刼了生辰綱去。正在那裏地面上？」阿嫂道：「只聽得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却是甚麼樣人刼了？」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我方纔說了，是七個販棗子的賊人打刼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旣道是販棗子的客人了，却悶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阿嫂道：「你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憂。哥哥放着常來的一班兒好酒肉弟兄，閒常不睬的是親兄弟！今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敎兄弟閒常捱得幾杯酒喫，今日這夥小賊倒有個商量處！」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何清笑道：「直等親哥臨危之際，兄弟或者有個道理救他。」說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喫

兩杯。

那婦人聽了這話說得蹺蹊，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兄弟到面前。何濤陪着笑臉，說道：「兄弟，你旣知此賊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麽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耍。兄弟何能救得哥哥？」何濤道：「好兄弟，休得要看冷煖〔註十二〕。只想我日常的好處，休記我閒時的歹處，救我這條性命！」何清道：「哥哥，你別有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管下三二百個，何不與哥哥出些氣力？量一個兄弟怎救得哥哥！」何濤道：「兄弟休說他們；你的話眼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好漢。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有補報你處。正教我怎地心寬！」何清道：「有甚麽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濤道：「你不要慪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

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干人，天來大事，你却說小賊！」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爲賭錢上，喫哥哥多少打罵。我是怕哥哥，不敢和他爭涉。閒常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歷，慌忙取一個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兄弟，權將這銀子收了。日後捕得賊人時，金銀段疋賞

賜，我一力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來抱佛脚，閒時不燒香』，我若要哥哥銀子時，便是兄弟勒掯〔註十二〕哥了。快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註十三〕我。哥若如此，我便不說。既是哥哥兩口兒，我行陪話〔註十四〕，我說與哥，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何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沒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却。我且問你：這夥賊却在那裏有些來歷？」何清拍着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袋裏了！」何濤大驚道：「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何清道：「哥哥只莫管，我自都有在這裏便了。哥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常情便了。」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個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何濤道：「你且說怎的寫在上面？」

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個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個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爲是官司行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註十五〕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息，須要問他『那裏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察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爲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個月。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個爲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

得他？我比先曾跟一個賭漢去投奔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個三髭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個漢子挑兩個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人自與他廝叫道：『白大郎，那裏去？』那人應道：『有擔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是個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註十六〕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的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刼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註十七〕？如今只拿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這個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濤稟道：「略有些消息了。」

〔註一〕 不合　就是不該。

〔註二〕 多管是　就是准定是、總管是、大半是、大部分是的意思；是推斷一件事情大部分可以肯定時的用詞。

〔註三〕 箚付　就是公文。

〔註四〕 觀察　官職名。

〔註五〕 杖限　一件公事，限幾日辦到，辦不到就要責打，叫做杖限。

〔註六〕沙門島 在山東蓬萊縣西北海中，宋朝流放犯人的地方。

〔註七〕鈎帖 鈎是大的意思，是客氣的用詞，帖是公文。

〔註八〕杖責 杖限到期，就要打板子，叫做杖責。

〔註九〕奢遮殺 奢遮，就是了不起；殺，就是煞的借音字，極、盡的意思。奢遮殺，就是了不起到極點了，厲害煞、闊氣煞的意思。

〔註十〕誹誹地 誹唸做非。偷偷地、輕輕地批評別人，叫做誹誹。這裏的誹誹地，是側面聽別人輕輕地談論的意思。

〔註十一〕看冷煖 冷煖，指的是人情冷煖，不是天氣的冷煖。是說別人失意了，你冷看他，不理睬他；別人得意了，你熱看他，對他吹捧。

〔註十二〕勒掯 勒是勒索，掯是留難。

〔註十三〕賺 音ㄗㄨㄢ，唸做撰。這裏是欺騙的意思。

〔註十四〕我行陪話 陪話，是陪你講話，回答你的意思。行，唸做刑，就的意思。我行陪話，就是我就回你的話。

〔註十五〕勘合 勘唸做看；勘合就是核對的意思。

〔註十六〕沸沸揚揚 形容談到這件事的人很多，好像水沸風飄一樣。

〔註十七〕兀誰 就是誰。

十五

府尹叫進後堂來說，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個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奔到白勝家裏，却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却說道害熱病不曾得汗。從牀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裏肯認？把那婦人綑了，也不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贓。尋到牀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贓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把白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綑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賊首，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廝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個不難。只拿住晁保正，那

六人便有下落。」先取一面二十斤死囚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個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落本縣，立等要捉晁保正並不知姓名六個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個虞候作眼拿人。一同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並兩個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只帶一兩個跟着來下公文，逕奔鄆城縣衙門前來。

當下巳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個茶坊裏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個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個押司直日〔註一〕？」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裏走出一個吏員來。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早喪；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註二〕精通，吏道〔註三〕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

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註四〕，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賙人之急〔註五〕，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

當時宋江帶着一個伴當〔註六〕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個公人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面喫茶說話。」宋公明道：「謹領。」兩個人到茶坊裏坐定。伴當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何濤答道：「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濤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個謙讓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道：「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個喫了茶。

宋江道：「觀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來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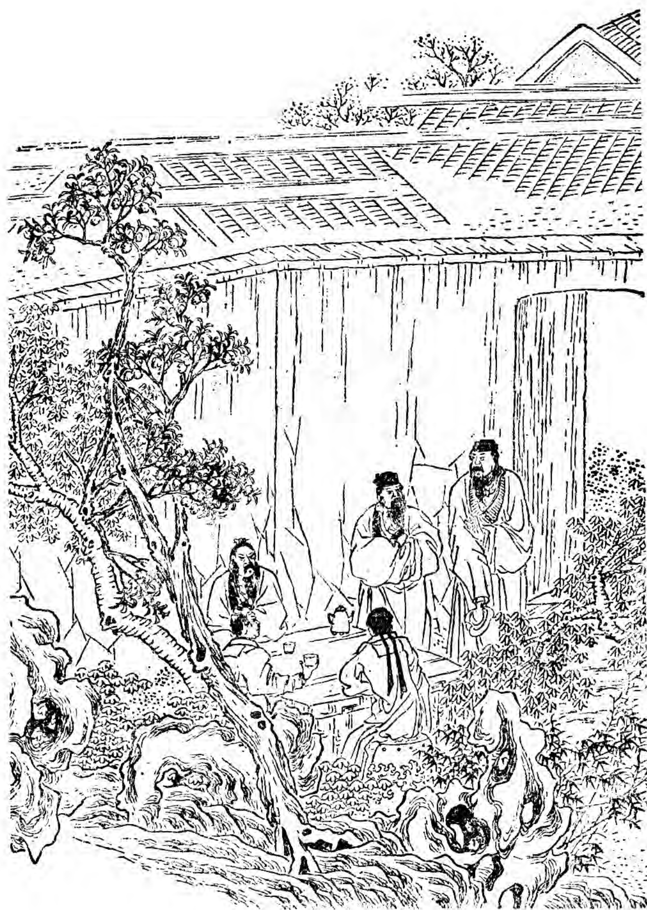
縣有幾個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註七〕公文在此，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是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敝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個，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贓。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個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個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察自賫公文來要，敢不捕送。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

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却答應道：「晁蓋這廝姦頑役戶〔註八〕，本縣內上下人沒一個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甕中捉鼈，手到拿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可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當輕洩於人。」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

晨事務，倦怠了少歇。觀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略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此專等。」

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註九）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堂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司穩便（註十）』，叫他略待一待。」却自槽上鞁了馬（註十一），牽出後門外去；袖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攛將去；沒半個時辰早到晁蓋莊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

且說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後着？」莊客道：「只獨自一個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個喏，攜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房裏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得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府差一個何緝捕，帶着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並本州文



「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

書來拿你等七人，說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道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更待甚麽！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夜下來。你們不可躭擱。倘有些疎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話，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註十二〕。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個人：三個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個在這裏，賢弟且見他一面。」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個吳學究；一個公孫勝，薊州來的；一個劉唐，東潞州人。」宋江略講一禮，回身便走，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來了。

〔註一〕 押司直日　押司，官職名。直日，就是值日。

〔註二〕 刀筆　專門在文字上下功夫的訟師律師及辦文案的人；刀筆精通，意思是法律、公事非常熟悉。

〔註三〕 吏道　衙門裏做小官的一套行當。

〔註四〕 館轂　招待食住。

〔註五〕 賙急　賙𧼮做周。救濟別人的急難，叫做賙急。

〔註六〕 伴當　就是伙計，同伴，或男僕。
〔註七〕 實封　封實的，封牢的。
〔註八〕 姦頑役戶　形容姦詐、頑固又是當最小的差使的人家。
〔註九〕 直司　就是值司、值班的人。
〔註十〕 穩便　就是請便，請你隨便休息的意思。
〔註十一〕 鞁了馬　鞁唸做被；鞁了馬，就是備馬、配馬，把馬鞍等弄好，叫鞁馬。
〔註十二〕 纏障　纏是糾纏，障是障礙；纏障有麻煩、拉扯的意思。

十六

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個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個兄弟，擔着血海也似干係〔註一〕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個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七個。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裏伕候，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裏！這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兄弟。吳先生不曾得會？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個兄弟也不枉了！」

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爲上計。却是走那裏去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齊都奔石碣村三阮家裏去。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晁蓋道：「三阮是個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幾個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却來旱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勝先生兩個打併了便來。」吳用、劉唐把那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個莊客一發喫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碣村來。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齎發他些錢物，從他去投別主；願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不在話下。

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宋江

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裏有個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因此躭擱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個入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案邊，叫左右掛上迴避牌〔註二〕，低聲稟道：「奉濟州府公文，爲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着，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干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下落。」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個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即叫喚尉司並兩個都頭：一個姓朱，名仝；一個姓雷，名橫。他兩個非是等閒人也！

當下朱仝、雷橫兩個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並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並兩個虞侯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個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拿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奔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個觀音菴取齊。朱仝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前後有兩條路，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鬨去打他後門，他奔前

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個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那廝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廝們亂攛，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唿哨〔註三〕響爲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個捉一個，見兩個捉一雙！」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來，我去截住後門。」朱仝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我閒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裏，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要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仝道：「只消得三十來個彀了。」朱仝領了十個弓手，二十個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幫護着縣尉；土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十個火把，拿着欓叉、朴刀、留客住〔註四〕、鈎鐮刀，一齊都奔晁家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黑煙遍地，紅燄飛空。又走不到十數步，只見前後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燄騰騰地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挺着朴刀，背後衆土兵發着喊，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裏面，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曾見有一個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

將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仝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門；却被朱仝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

朱仝那時到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裏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引了十數個去的莊客，吶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朱仝在黑影裏叫道：「保正快走！朱仝在這裏等你多時。」晁蓋那裏聽得說？同公孫勝捨命只顧殺出來。朱仝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晁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仝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得，轉身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投去趕。雷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朱仝撇了士兵，挺着刀去趕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甚麼？我須沒歹處！」朱仝見後面沒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



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

朱仝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仝分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仝回頭叫道：「有三個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雷橫領了人，便投小路上，並土兵衆人趕去。朱仝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仝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衆土兵隨後趕來，向前扶起。朱仝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註五〕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仝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土兵全無幾個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兵去趕。衆土兵心裏道：「兩個都頭尚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裏正不知那條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仝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却不見了人情！」回來說道：「那裏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註六〕！」

〔註一〕擔着血海也似干係　擔干係，就擔當着犯罪的責任；血海，就是血的海，形容這罪的深和大。
〔註二〕迴避牌　掛了迴避牌，別人都要迴避，表示不見客，不接見外人的意思。
〔註三〕唿哨　唿做忽少，就是口號，呼喊。
〔註四〕留客住　是一種武器的名詞。
〔註五〕閃挫　挫是折的意思；閃挫，跌傷了的意思。
〔註六〕端的了得　就是眞的了不得的好。

十七

縣尉和兩個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拿得一個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將鄆城縣裏來。

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拿得幾家鄰舍。」知縣把一干〔註一〕拿到的鄰舍當廳勘問〔註二〕。衆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居住，遠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時常有搠鎗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個下落。數內一個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告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裏。」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個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個時辰，早拿到兩個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個人商議。小人只認得一個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個叫做公孫勝，是全眞先生；又有一個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個，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

將來的。聽得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個。』只此是實。」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個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干鄰舍，保放回家聽候。

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個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直府尹陞廳〔註三〕。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禀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個姓阮的端的在那裏？」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個姓阮的，——一個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村湖裏住。」知府道：「還有那三個姓甚麽？」白勝告道：「一個是智多星吳用，一個是入雲龍公孫勝，一個叫做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只拿了姓阮三個便有頭腦。」

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衆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個石碣村湖蕩，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誰敢去那裏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也是。」再到廳上禀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週圍

盡是深港水汊〔註四〕，蘆葦草蕩。閒常時也兀自刼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裏捕獲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檢，點與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檢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個點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奔石碣村來。

〔註一〕 一干　一班人的意思。
〔註二〕 勘問　就是對證審問。
〔註三〕 陞廳　坐堂辦公事，叫陞廳。
〔註四〕 水汊　汊唸做叉，許多水港叫水汊。

十八

且說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個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却來接應到家。七個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裏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奔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

大家正在那裏商議投奔梁山泊，只見幾個打魚的來報道：「官軍人馬飛奔村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廝們趕來，我等休走！」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對付他！叫那廝大半下水裏去死，小半都搠殺他！」公孫勝道：「休慌！且看貧道〔註一〕的本事！」晁蓋道：「劉唐兄弟，你和學究先生且把財賦老小裝載船裏，逕撐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註二〕，隨後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棹船，把娘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用、劉唐各押著一隻，叫七八個伴當搖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撐駕小船，如此迎敵。兩個各棹船去了。

且說何濤並捕盜巡檢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船，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下船裏進發；岸上的騎馬。船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吶喊，人兵並起，撲將入去，早是一所空房，裏面只有些麤重家火〔註三〕。何濤道：「且去拿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個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檢商議道：「這湖泊裏港汊又多，路逕甚雜；抑且水蕩陂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姦計，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當時捕盜巡檢並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百十隻，也有撐的，亦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漁莊上來。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嘲歌。衆人且住了船聽時，那歌道：

打魚一世蓼兒洼，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註四〕！

何觀察並衆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個人獨棹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個便是阮小五！」何濤把手一招，衆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只見阮小五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直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爺做甚麽！却不是來捋〔註五〕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

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拿着划揪，翻筋斗鑽下水裏去。衆人趕到跟前，拿個空。

又撐不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葦蕩裏打唿哨。衆人把船擺開，見前面兩個人棹着一隻船來。船頭上立着一個人，頭戴青箬笠，身披綠簑衣，手裏撚着條筆管鎗，口裏也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稟性〔註六〕生來要殺人。先斬何濤巡檢首，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並衆人聽了，又喫一驚。有認得的說道：「這個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衆人併力向前，先拿住這個賊，休教走了！」阮小七聽得，笑道：「潑賊！」便把鎗只一點，那船便使轉來，望小港裏串著走。衆人捨命喊，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飛也似搖著櫓，口裏打著唿哨，串著小港汊中只顧走。衆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却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住的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裏有許多去處。」何濤便教划著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個做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個時辰有餘，不見回報。何濤道：「這廝們好不了事！」再差

五個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這幾個做公的划了兩隻船，又去了一個多時辰，並不見些回報。何濤道：「這幾個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淸六活的人〔註七〕，却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著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顚倒〔註八〕！」天色又看看晚了，何濤思想：「在此不著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疾快小船，選了幾個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槳起五六把樺楫，何濤坐在船頭上，望這個蘆葦港裏蕩將去。

那時已是日沒沉西，划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個人提著把鋤頭走將來。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裏是甚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裏莊家。這裏喚做斷頭溝，沒路了。」何濤道：「你曾見兩隻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裏廝打。」何濤道：「離這裏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攏船前去接應；便差兩個做公的拿了攩叉上岸來。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個做公的，一鋤頭一個，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何濤見了喫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却待奔上岸，只見那隻船忽地搪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個人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通地倒撞下水裏去。這幾個船裏的却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趕

將上船來，一鋤頭一個，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的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搭膊〔註九〕來綑了。看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弟兄兩個看著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個，從來只愛殺人放火！量你這廝直得甚麽！你如何大膽，特地引著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個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望乞饒恕性命則個！」阮家弟兄道：「且把他來綑做個『糉子』撇在船艙裏！」把那幾個屍首都攛去水裏去了。個個唿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個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

且說這捕盜巡檢領著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滿天，衆人都在船上歇涼。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吹得衆人掩面大驚，只叫得苦；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正沒擺佈處，只聽得後面唿哨響；迎著風看時，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衆人道：「今番却休了！」那大船小船約有百十來隻，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來到面前。原來都是一叢小船，兩隻價幫住，上面滿滿堆著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著，乘著

順風直衝將來。那百十來隻官船屯塞做一塊，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却被他火船推來鑽在大船隊裏一燒。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著船燒將來，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官兵只得都奔爛泥裏立地。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船，船尾上一個搖著船，船頭上坐着一個先生，手裏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口裏喝道：「休教走了一個！」衆兵都在爛泥裏慌做一堆。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個人引著四五個打魚的，都手裏明晃晃拿著刀鎗走來；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個人，也引著四五個打魚的，手裏也明晃晃拿著飛魚鈎走來。東西兩岸四個好漢並這夥人一齊動手，排頭兒捌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捌死在爛泥裏。東岸兩個是晁蓋、阮小五；西岸兩個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個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勝。五位好漢引著十數個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捌死在蘆葦蕩裏。單單只剩得一個何觀察，綑做糉子也似，丢在船艙裏。阮小二提將上岸來，指着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蠢蟲！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却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撩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覷著，

休道你是一個小小州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也擲他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窿！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個鳥官人，教他休要做夢！這裏沒大路，我著兄弟送你出路口去！」

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裏一直去，便有尋路處！別的衆人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州尹賊驢笑！且請下你兩個耳朵來做表證！」阮小七身邊拔起尖刀，把何觀察兩個耳朵割下來，鮮血淋漓；插了刀，解了搭膊，放上岸去。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

〔註一〕 貧道　道士自稱，叫貧道。

〔註二〕 頭勢　就是形勢，勢頭，事情發展的情形。

〔註三〕 麤重家火　就是粗重傢伙，粗重器具。

〔註四〕 趙官家　宋朝的皇帝姓趙，趙官家，代表國家、皇帝。

〔註五〕 捋　唸做勒。捋鬍鬚的捋。

〔註六〕 稟性　天生的性格。

〔註七〕 四清六活的人　清是清楚、精明；活是伶活。形容一個人的精明伶活，叫四清六活；四、六只是襯字，不能死看。

〔註八〕 顛倒　就是好歹，輕重；不知顛倒，就是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

〔註九〕 搭膊　纏在腰上的長而寬的帶。

十九

且說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並十數個打魚的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離了石碣村湖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裏，相尋著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起拒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船隻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朱貴聽了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衆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到處，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寫衆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先付與小嘍囉齎了，教去寨裏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衆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一齊望山寨裏來。行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響鑼鳴。晁蓋看時，只見七八個小嘍囉划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了。

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並打魚的人在此等候。又見數

十個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個不讀書史的人，甚是麤鹵〔註一〕，今日事在藏拙〔註二〕，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着上山來。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倫再三謙讓晁蓋一行人上階。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立下；王倫與衆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一個個都講禮罷，分賓主對席坐下。王倫喚階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

單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十個羊，五個豬，大吹大擂筵席。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王倫等衆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自己沉吟，虛作應答。筵宴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關下客館內安歇，自有來的人伏侍。晁蓋心中歡喜，對吳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裏去安身！不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用只是冷笑。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吳用道：「兄長性直。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道：「兄長不

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倒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檢，放了何濤，阮氏三雄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心裏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個自是麤鹵的人，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曉得，今不得已，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冲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瞅這王倫，心內自已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盼〔註三〕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晁蓋道：「全仗先生妙策。」當夜七人安歇了。

次日天明，只見人報道：「林教頭相訪。」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七個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吳用向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吳學究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為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顧盼之意？感恩不淺！」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裏肯？推晁蓋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誤。雖然今日能彀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

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動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又不能報得此讎！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稱爲小旋風柴進的麼？」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能彀會他一面也好！」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用過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與頭領坐。此天下公論，也不負了柴大官人的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非在位次低微，只爲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嫉妬賢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旣然王頭領有這般之

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註四〕，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廝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廝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意。」吳用便道：「頭領爲新弟兄面上倒與舊弟兄分顏〔註五〕。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個潑男女，腌臢畜生，說甚弟兄！衆豪傑且請寬心！」林冲起身別了衆人，說道：「少間相會。」衆人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

〔註一〕 鹵鹵 就是粗魯。
〔註二〕 藏拙 自己知道自己的拙笨，使他不要顯露出來，叫做藏拙。
〔註三〕 顧盼 就是關顧、照顧的意思。
〔註四〕 發付 打發、吩咐。
〔註五〕 分顏 就是破臉，就是感情破裂。

二十

沒多時，只見小嘍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領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晁蓋道：「上覆頭領，少間便到。」小嘍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吳學究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不由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撚鬚爲號，兄長便可協力。」晁蓋等衆人暗喜。

辰牌已後，三四次人來邀請。晁蓋和衆頭領各各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却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嘍囉擡了七乘山轎。七個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裏來，直到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王倫與四個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晁蓋與六個好漢——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嘍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註一），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吳用

把眼來看林冲時，只見林冲側坐在椅上把眼瞅王倫身上。

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嘍囉取來。三四個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個大盤子，裏放着五錠大銀。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眞龍？聊備些小薄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註二〕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

說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淸行濁〔註三〕之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個落第〔註四〕窮儒，胸

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搭的火雜雜〔註五〕。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註六〕！」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可造次〔註七〕！」公孫勝便兩邊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幫住〔註八〕杜遷，阮小五幫住宋萬，阮小七幫住朱貴。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賙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這嫉賢妬能的賊，不殺了要你何用！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個緊緊幫着，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註九〕都在那裏？」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林冲這般兇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又罵了一頓，去心窩裏只一刀，肐察〔註十〕地搠倒在亭上。晁蓋見搠王倫，各掣刀在手。林冲疾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裏，嚇得那杜



林冲疾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裏，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

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墜鐙〔註十一〕！」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過一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却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弟有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麽？」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

林冲手拿尖刀，指着衆人，說道：「我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妒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廝，非林冲要圖此位。據着我胸襟膽氣，焉敢拒敵官軍，他日翦除君側元兇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麽？」衆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賓不壓主』。晁蓋強殺，只是個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冲拓手〔註十二〕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不必推却；若有不從，即以王倫爲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叫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一面使小嘍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席；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



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起一爐香來。

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裏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個麤鹵匹夫（註十三），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註十四）。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未見經綸濟世（註十五）之才；雖曾讀些孫吳兵法（註十六），未曾有半粒微功，豈可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晁蓋道：「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那個及得！」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才，如何敢占上；還是頭領坐了。」林冲道：「只今番克敵制勝，便見得先生妙法。正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杜遷、宋萬那裏肯坐，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



便教取出打刧得的生辰綱——金銀寶貝——並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

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山前山後共有七百人都參拜了，分立在兩下。

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先生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灘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兩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刼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並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並衆多小嘍囉。當下椎牛宰馬〔註十七〕，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喫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廒，修理寨柵，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準備迎敵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廝殺，好做隄備，不在話下。

〔註一〕巡　一遍的意思，數巡就是數遍。

〔註二〕麾下　麾唸做揮，指揮的旗，用旗來指揮，都叫做麾。麾下就是在您的指揮之下，所以有部下的意思。

〔註三〕言清行濁　說話是好的，行爲是不好的；形容一個人的言行不一致。

〔註四〕落第　第是科第；從前皇帝用攷試的方法錄用人才，叫做科第。參加攷試，攷取了叫及

第；攷不取了就叫落第。

〔註五〕搭的火雜雜　搭唸做惹，手拿的意思，搦着的意思。火雜雜，形容緊張。

〔註六〕火併　就是伙拼；自己一伙人自相打起來叫火併。

〔註七〕造次　就是發急了亂來。

〔註八〕幫住　幫忙的幫，但這裏的意義有制住的意思，是反面的幫忙。

〔註九〕心腹　心腹是心腹之人，最接近的人，死黨的意思。

〔註十〕肐察　唸做格察，形容捌倒的聲音。

〔註十一〕執鞭墜鐙　我替你拿馬鞭，替你放下馬脚踏，——這都是下手的事情。

〔註十二〕拓手　就是托手。

〔註十三〕匹夫　普通老百姓。

〔註十四〕苟且　草率，隨便的意思。

〔註十五〕經綸濟世　經綸是管理國家事情有條有理的意思。濟世是救濟世人，世人都有益處的意思。

〔註十六〕孫吳兵法　孫武、吳起的兵書——論作戰的書。

〔註十七〕椎牛宰馬　就是殺牛殺馬。

內容提要

本書的故事是從水滸一書中選取出來的，敘述宋朝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爲了送給他岳父宰相蔡京的生日禮，收買十萬貫錢的金珠寶貝，叫人押着送到東京去。當時有七個好漢，聽到這個消息，都認爲這是不義之財。因而想出方法，在半路上刼走了這批禮物。以後官兵[illegible]捕，他們又想法把官兵打敗，大家都上了梁山。書中的難懂字句，大都附有註釋，以便於

定價 5,500 元